

惺山老人夢遊集^全

卷二
文三

C40
4514
(138)

C40-4514

丁亥年正月
家書置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培院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也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憨山老人夢遊全集卷之二

東海那羅延窟侍者福善日錄

法語

示慧侍者

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于世欲令眾生開示悟入
佛之知見然佛之知見即眾生之知見眾生知見即
生死知見故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
涅槃斯則聖凡知見無二而有迷悟不同者過在立
不立耳以其知見本無凡聖但有立即有我有我則
諸障頓起無我則萬法平沉是知我為生死之本也

豈特凡夫造貪痴嗔而爲我障卽一切聖人諸修行者知見未忘盡屬我障尤爲生死難拔之根故二種障中粗細不同粗則易遣細則難除以其知見深潛根於心者難拔故經云存我覺我俱名障礙此正知見立知幽潛如命不能自斷者所以古人三二十年苦心叅學縱然悟得自性具足如寒潭皎月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此古人大不自欺處倘欺已欺人是自壞壞他也侍者福慧早從老人出家初見老人時一蠢蠢物耳別去十年茲來更蠢蠢也獨嘗喜其蠢蠢中有惺惺不

蠢處此侍者以此蠢不蠢爲命根今來又五年其蠢日增其不蠢蠢者亦潛滋暗長也由是人視侍者蠢侍者亦自視蠢更蠢而人人不自知其爲蠢也今年夏老人從西粵回山侍者忽出蠢狀老人大笑其蠢無出頭時私謂此蠢人立蠢爲已過也苟能以此蠢自爲受用地亦頗自足亦可了生死亦不負出家行脚事若以此更立其蠢則病不止知見立知也侍者若能推倒此蠢不患不與老人眉毛厮結

示鄧司直

有引

余度嶺之八年有中興曹溪之舉以今癸卯夏擇

日首工適韶石鄧生司直齋心謁六祖大師且從
余問出世法懷香執禮心甚懇倒余因思六祖得
黃梅衣鉢初至曹溪坐席未溫復避難匿跡於獵
人隊中一十七年旣而雞髮於菩提樹下將歸寶
林先受韶州牧與四衆千二百人請據座爲說般
若之法以開導之從此光流八表道被寰中得道
者如林迨今幾千年矣無論諸方聲教寥寥卽茲
山山水水無復故吾而僧徒盡皆波旬佛土翻爲魔
窟矣今余感承佛祖冥囑中興祖道豈無宿因然
八年戈戟場中不減獵隊而說法之願已不待披

緇深揆道緣不敢望于六祖大師而聽法者有鄧
司直毅然先登是足超於昔之千二百矣老人歡
喜不禁故亦爲說般若之法以爲前茅如吾佛祖
所云若爲一人衆多亦然鄧生持此自利利他未
必不爲廣長舌也因示之曰

佛祖出世說般若之法教人修行必以般若爲本然
般若者梵語華言智慧以此智慧乃吾人本有之佛
性又云自心又云自性然此性體本來無染故曰清
淨本來不昧故曰光明本來廣大包容故曰虛空本
來無二無妄故曰一真本來不動不變故曰真如又

曰如如本來圓滿無所不照故曰圓覺本來寂滅故曰涅槃此在諸佛圓證故稱爲大覺又曰菩提諸佛用之故爲神通妙用菩薩修之名爲妙行三乘得之名爲解脫凡夫迷之則爲妄想業識發而用之則爲貪嗔痴愛驕誦欺詐造之爲業則爲淫爲殺爲盜爲妄所取之果則爲刀爲鋸爲鐵爲磨乃至鑊湯爐炭種種苦具皆從此心之所變現正若醒人無事種種樂境俱在目前而少時昏睡沉着忽然夢在地獄種種苦事一時備受辛酸楚毒難堪難忍正當求拯而不可得時堂前坐客喧譁未息隨卽驚覺呻吟而起

視其歡娛之境居然在目而酒尚溫餚尚熱也且枕蓆之地未離苦樂之境頓別要之樂向外來苦從中出由是觀之天堂地獄之說宛然出現於自心又豈爲幻惟哉是皆迷自心之所至耳經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又曰三界上下法惟是一心作以此觀之豈獨佛法說一心而從上聖賢乃至一切九流異術極而言之至於有情無情無不從此一心之所建立但有大小多寡善惡邪正明昧之不同所用之各異耳畧而言之若堯用之而爲仁舜用之而爲智三代用之而爲勇桀紂用而爲暴周公用之而爲孝孔

用之而爲權孟用之而爲辯老用之而爲嗇莊用之而爲肆蘓張用之而爲詐商斯用之而爲刻乃至亂臣賊子用之而爲篡爲弑爲姦爲盜爲術爲數爲愚爲智百姓日用而爲飲食男女起居動靜爲善爲惡爲夢爲覺大而觀之聖人用之而不盡賢人小知而不能用其餘皆日用而不知也豈有情之類人獨然耶物亦有之若鳥得之而飛獸得之而走魚得之而游蟣蝨蠹蝨各得其所得而自足其所足此又大小多少之辯也猶有情也若夫天得之而覆地得之載山水得之而流峙艸木得之而繁植故曰山河大地

全露法王身鱗甲羽毛普現色身三昧此皆般若之真光吾人自心之影事也以此看來吾人本有之心體本來廣大包容清淨光明之若此而目前交錯雜沓陳列於四圍者種種境界色相又皆吾心所現之若彼吾人有此而不知固可哀矣且而誤取自心以爲貪愛之樂地目悅之於美色耳悅之於淫聲鼻悅之香舌悅之味身悅之觸心悅之法又皆自心所出又取之而爲權爲樂爲貪嗔痴爲淫殺盜妄而造作種種幻業又招未來三途之劇苦如人夢遊而不覺可不大大哀歟以其此心與諸佛同體而無二歷代祖

師悟明而不異者獨吾人具足而不知如幼子逃逝而忘歸父母思而援討之所以釋迦出世達磨西來老盧舂米於黃梅張綱於獵隊皆爲一事乃至曹溪所說三十餘年諸方流行千七百則皆指示於人者盡此事也豈獨老盧卽老人今日爲司直所說者亦此事也而司直與諸現前共聞見者亦此事也是知此一事外皆成魔說爲戲論耳是則諸佛全證若不出世則辜負衆生諸祖悟之而不說法則辜負諸佛凡有聞者而不信不解不受不行則辜負自己負衆生者慢負諸佛者墮負自己者癡斯則佛祖可負而

自己不可負以其本有而不求具足而不善用譬如持珠作丐可不謂之大哀歟司直今者身嬰塵海心墮迷途忽然猛省回頭尋求此事是猶持珠之子耻與丐者爲伍心心向人求自足之方茲老人頓以此法直指向渠儼若指示衣底神珠原是司直固有亦非老人把似以當人情世態也然此如意寶珠隨求而應種種事業受用境界無不取足至若求其隨應之方又在司直自心善巧精勤克苦之力耳若果能自宥極力自求一旦豁然了悟則將山河大地鱗甲羽毛與夫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及堯舜周孔事業一

口吸盡不假他力否則依然一夢想顛倒衆生耳又何以稱爲大丈夫哉司直司直寧可上負佛祖下負老人萬萬不可自負負君負親也老人今日所說般若皆從上佛祖心地法門卽與六祖大師最初所說不差一字第最初唯聞者爾一人旣以一人而當昔日千二百衆且當時曹溪聞法了悟自心者三十餘人司直之生已去古人千載而染習濃厚又過無量億倍卽今果欲矢志荷擔此事誠非細事當於日用現前宿習惡業種種魔事極力排遣橫身力戰於諸魔隊中又當如一人與萬人敵少有退屈則負墮不

少爾其念念回光心心觀察除却目前已作未作種種妄想如何是鄧司直本來面目叅叅

示曹溪悅無昂監寺

鄧林之木雖多成材者寡滄海之產雖衆稱寶者希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卽吾佛說法四十九年但以十大弟子各稱第一而得正法眼藏者人天百萬獨迦葉契心古今傳道稱的骨兒孫者亦不易也至我六祖大師說法曹溪坐下不少千僧壇經載悟道者有四十三人而見稱者唯五六人大闡其道者獨南嶽青原二大老而已嶽師侍祖精勤日夜不離左右

者逾十九年與青原共命終祖之世故自有叢林以
來凡善知識開堂說法務在得人單以二老之苦心
爲家範此得人之難而求其師表百世者亦更難也
老人度嶺之初過曹溪謁六祖大師視其山門破壞
幾至掃地一衆惶惶無所依怙而所以願叢林興安
大衆以存祖師一脉如綫之緒者於千僧中得裕權
識泰珊五人焉其所願老人爲依怙者若嬰兒之望
慈母其所以存叢林之志不減包胥之存楚而乞於
余者不減秦庭之哭也於是老人哀其誠而來力任
中興之責剔蠹釐敝百務具舉選衆僧學禮誦法擇

其中堪爲童蒙表率而稱教授師者得三人焉旣處
之歲月察其心術之微操履之端言行相符以成後
學繼前修念祖道保護叢林者唯昂監寺一人而已
三人之中誰不曰比肩而趨操不一志行不齊如觚
黑白瞭然也要之是非可否平素出衆口之評如衡
石重輕之在人耳目者非一日余目擊其操履如孔
子觀人之法察之亦非一日故諸監寺之乞余言欣
然卽發獨此三卷藏之五年余實未敢輕諾者非恪
法也以其古人授受之際不妄許可倘一失言不唯
失人抑且失法眼矣故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自非素

與交遊備詳本末未易測識所謂人心險於山川而難知於天天猶有四時之序而人者深情厚貌外威儀而中蛇虎者不易知也語云疾風知勁艸板蕩識忠臣若人人皆可稱忠孝則世之忠臣孝子蓋多多不足奇矣以其希故見其難以其難故爲忠臣孝子者不易也余嘗謂宣孟稱得士而冒死立孤者獨程嬰杵臼二人耳楚國號多材而捐軀復楚者獨一申包胥耳嗟乎吾徒之爲沙門釋子者骨肉肝腸皆佛祖之所化也生死升沉亦佛祖之所賴以轉也求其一心如古豪傑之所爲者希以其自愛業身而造若

具不惜橫身捨命而甘心焉故求其一念知非能體祖師之家業者難得其人矣是知家無賊子家不破國無賊臣國不亡人無惡行身不殞士無苦行名不揚善無橫逆道不高心無堅忍道不大是知善惡雖殊倘不負堅忍不拔之志不能成其善惡之實苟無善惡之實而其報應不舛者不足憑也語曰積善成名積惡殺身積水成海積土成嶽昂子知此不必患彼惡者之自積當患已躬下忠貞道業之不積耳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藉六祖知子有此心亦只如老人之所告子者勉之耳更有何法則爲墮

增益語障

示曹溪海月珊監寺

余蒙 恩度嶺當丙申春二月過曹溪謁六祖大師
見其香燈寥寥叢林凋蔽零落殆盡徘徊久之適有
僧具威儀向前作禮問訊甚恭予見其精誠端慤喜
而謂曰此本色山僧也明年丁酉時魔風競作撓此
道場幾至破壞而僧徒無依時珊公與同儕數輩謁
余於五羊將請余爲授戒法余始知向作禮者爲珊
公也至庚子冬予應請入山時見公率諸弟子侍祖
師塔察其供養之精誠宛若祖師在生無異也余因

歎曰祖庭千年不朽者所賴見你一點孝敬心耳故
世尊曰孝名爲戒卽儒之孝爲仁本此道根也及余
住山中最初安居凡所經營固出衆心而任勞任怨
珊公居多其憂勤惕厲小心敬慎端若孝子之於慈
父憂喜疾痛靡不關之余是知事祖之心不異事余
故余屬之常住與衆等心一力忘身祖道卽今日之
叢林再整法化重興固祖靈之默啟實珊等孝誠之
所感格也語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嘗念余非祖師
攝受不能至曹溪曹溪非余來不能有今日卽非公
等之孝敬無以繫余心而叢林中興之功德非純誠

難以取究竟全始終揔是一大事因緣實非偶然且
幸修建祖庭工程苟完余於丙午八月二十日卽蒙
恩詔許爲僧以此始末之徵足見余非無因而來公
等亦非無因而生斯世遇斯事也想昔日當祖道大
盛之時悟道弟子三十餘人公等爲灑掃執侍人耳
不然何以有緣見我親近哉昔世尊于大通智勝佛
時爲諸弟子說法華經畢竟至釋迦出世同出一會
一一授記成佛以昔日之夙緣今日之現證則將來
彌勒補處龍華會中豈少一人卽堅持此心以光祖
道爲任護三寶爲懷卽一艸一葉滴水莖薪凡有益

於叢林有補法道者卽爲金剛種子成佛眞因使永
劫瞻依十方攸賴卽同祖法身常住而與曹溪溪聲
山色爭相秀媚也視彼區區自絕於法門者實天淵
矣可不勉哉

示妙光玄禪人

從上諸祖光明照耀爲天人眼目作大法施者未有
不自辛苦切磋中來故入道因緣門頭各別但隨夙
習般若種性淺深不一有先頓棄文字單提古德機
緣話頭而悟入者有先從教中親習種種修行妙門
而後拋却雜毒專依觀行而悟入者如永嘉大師於

天台止觀頌見自心如觀掌果及見曹溪如脫索獅子老盧極盡神力剛道得箇如是如是而已此卽從上知識第一箇樣子也玄禪人歷徧諸方久依講肆而於佛乘教眼已窺一斑若卽其所窺苟能剗去一切知見文字習氣而於離文字外佛祖向上一路單提力究日夜叅求叅到佛未出世祖未西來一着冷地向自己胸中忽然迸出如冷灰豆爆是時方信一切諸法不出自心轉一切山河大地艸芥塵毛皆爲自己如此任運隨宜作法施因緣是則名爲開耳露門向佛祖頂額上行也若心志狹劣將口頭殘茶剩飯當作無上妙味如此自揀不了又安敢言佛法知見乎

示寬雨行人

昔人爲生死行脚而不知生死大似人皆飲食而不知味可哀之甚也所謂日用而不知者此耳其過在不知本有若人知有便知自重知自重則不隨物轉而能轉物矣詩有之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要知非金剛心地靡不爲物所轉者旣爲物轉則隨他去也可稱行脚衲子乎寬雨自北而南來慰余數矣不爲艱難道路饑寒困苦所轉老人先但知其脚跟勁故

稱爲鐵脚今見其心不移故復以剛腸二字美之然剛腸乃老人所知其行脚事定非爾所知若稍知行脚便不恁麼驀直去也老人愍其愚而忍其所不知故復以此書發付再行脚去若此後摸索鼻孔不着他時異日定難似今日相見也

示如良禪人

佛言剝除鬚髮而作沙彌離欲寂靜最爲第一是知欲乃生死路頭第一大事也故切呵之戒之離此便得安隱快樂而衆生所以沉淪苦海不得速登彼岸者獨欲爲過患耳佛言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減貪

欲無所依止且三界爲一切衆生所依止之宅而以欲爲基址而塵勞聒聒皆此爲喧鬧耳今欲一離依止便無所謂破三毒出三界破魔網爾時如來一大歡喜是知五欲不離三界難破而我如來悲愁可知要求寂靜解脫難矣如良少小出家多方行脚今遇老人發菩提心授沙彌戒志修離欲行此則願出生死第一妙行也第恐志不堅行不力耳佛言久受勤苦乃可得成當決定志直至成佛而後已此乃真志離欲行也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示周賜孺

周子請益法相宗旨老人因揭六祖識智頌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轉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此八句乃發盡佛祖之心髓揭露性相之根源徃徃數寶筭沙之徒貪多嚼不爛槩視此爲閑家具曾無以正眼覷之者大可憫也咸謂六祖不識字不通教何以道此特自障耳教中原有性相二宗說者以禪爲性宗以教爲相宗非也殊不知佛祖慧命只有八箇字包括無餘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唯心故三界寂然了無

一物以唯識故萬法樅然蓋萬法從唯識變現耳求之自心自性了不可得所以佛祖教人但言心外無片事可得卽黃梅夜半露出本來無一物卽此一語十方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在裏許擘不破故永鉢止之卽二派五宗都從此一語衍出何曾有性相之分耶及觀識智頌畧爲注破若約三界唯心則無下口處因迷此心變而爲識則失真如之名但名阿賴耶識亦名藏識此識乃全體真如所變者斯正所謂生滅與不生滅和合而成乃眞妄迷悟之根生死凡聖之本楞伽云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洪波鼓冥

楞無有斷絕時旣云藏識卽阿賴耶而又云常住則本不動也然所動者非藏識特境界風耳偈云前境若無心亦無是則取境界者非藏識乃生滅心耳此生滅心強名七識其實是八識之動念所謂生機若此機一息前境頓空而六識縱能分別亦無可寄矣若前五識原無別體但是藏識應緣之用獨能照境不能分別故曰同圓鏡其分別五塵者非五識乃同時意識耳故居有功若不起分別則見非功矣由是觀之藏識本真故曰性清淨其過在一念生心是爲心病有生則有滅惟此生滅如水之流非水外別有

流也但水不住之性見有流相有流則非湛淵之水明矣故楞伽二種生住滅謂相生住滅流注生住滅此二種生滅總屬藏識生滅不滅則前七識生生滅滅若滅則唯一精真其真如之性自茲復矣復則識不名識而名智故曰心無病六祖大師所頌約轉八識而成四智大圓鏡智藏識所轉平等性智七識所轉妙觀察智六識所轉成所作智前五識轉以妄屬藏識之用故真亦同圓鏡然六七二識因中先轉五八一體至果乃圓如此觀之識本非實而妄有二用故曰但轉名言而已換名不換體也且此轉不在禪定

修行之間故有聖凡迷悟之別周子有志于此諦向日用轉處着眼試定當看

示舒伯損

舒生伯損有志於道請益因示之曰老氏有言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損蓋爲學者增長知見以當進益殊不知知見增則我見勝我見勝則氣益驕氣益驕則情愈蕩情蕩則慾熾而性昏矣性昏而道轉遠是故爲道者以損爲益也吾人性本清淨了無一物所謂纖塵不立性之體也由其習染

濃厚發而爲貪爲嗔爲痴爲慢故縱情物欲物欲厚而性日昏所謂有餘之害也今之爲道者但損其有餘以復性之所不足性體若足則道日光由是發之而爲忠爲孝爲仁爲義推而廣之以治天下國家則其利溥而德大以致功名於不朽者皆損之之益也故在易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斯言由損以及行義達道爲益也苟不自知所損徒以增長知見爲學則損益倒置又何能以盡性哉是故志道者損之爲貴

示文軫

仲尼有言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且曰富若可求不羞執鞭旣曰可求而又曰富貴如浮雲果有求耶果不求耶蓋曰不義之富如浮雲而甚言必不可求也此君子有固窮之訓小人有斯濫之譏此吾聖人教人以安命定志之本也嗟嗟世人不達大命之本而岌岌窮達之場未了性命之源徒懷得失之念夫得失驚心則取捨異趣而紛飛之念交錯於胸中欲求志定而理明德新而業進其可得乎

示劉平子

向道不難而難於發心道不難學而難於外求道不難會而難於揀擇道不難入而難於自足道不難悟而難於求玄學道之士於此一一勘破不被人瞞而心曠神怡悠然獨步此之謂玄通之士也○性相近習相遠此語直示千古修行捷徑吾人苟知自性本近唯因習而遠頓能把斷要津內習不容出外習不容入兩頭坐斷中間自孤自孤處正謂如有所立卓爾若到卓爾獨存之地則性自復○道在日用而不知道在目前而不見以知日用而不知道見目前而

不見道非道遠人人自遠耳故曰道在目前不是目前法亦不離目前非耳目之所到苟能透過目前逆順關頭毀譽境上而不被牽絆橫身直過如此用心則聖人不在三代今古不離一念矣有志向道初發心時便從此入

示歐嘉範

世以忠臣孝子爲第一義且曰忠出於孝而始於事親語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夫天卽吾人本然之天性也故人之于世百凡可假獨事親之念最真以出乎天性故也吾人旣稟此

性而爲人不知天性之本然則不知人之所當貴也誠能知人之可貴則于一切虛浮雜染垢濁之事自不敢留滯於胸中以障本有之虛明耳爲凡庸而墮日用不知之誚是可惜乎一復本明則聖賢在我故曰道不遠人此之謂也

示李子晋

人性本明爲物欲情塵之所昏蔽故於日用而不自知故曰性相近習相遠也吾人苟有志於復性工夫不必向外馳求但於日用見聞知覺習染物欲之偏重處念念克去克之旣久物撤塵銷本明自露譬如

磨鏡垢盡明現然鏡體本明非待磨而有也故凡有志向道工夫當以克磨惡習爲入門初地

示李子融

昔人云割髮宜及膚剪底宜侵體言其切也故學道之士先須辦長遠不退之志下一分篤實苦切工夫如登萬仞高山不至極頂而不已步步努力心心不退不爲毀譽之所傾動不爲是非之所搖奪不爲困橫之所抑措如一人與萬人敵小有退怯前功盡棄又豈可以不堅固心而至不退安樂之境界耶

示歐嘉可

語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言其道在日用至近而知之者希故古人謂除却着衣喫飯更無別事是則古今兩間之內而被穿衣喫飯瞞昧者多矣倘不爲其所瞞者則稱豪傑之士矣故學道之士不必向外別求玄妙苟於日用一切境界不被所瞞從着衣喫飯處一眼看破便是真實向上工夫有志於道者當從日用中做

示梁騰霄

士君子之處世也當其未遇靡不志願匡主庇民建不朽之事業至一登仕籍但務立名爲心忘其所以

爲功久則漸染時俗心神渾濁不覺流入富貴之途甚則名亦無所顧忌究其初心不可得矣何也以最初志願不從根本實際中來第爲浮慕妄想而已原非堅固不拔之志安能立不朽之業哉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然當隱居之時所求之志卽行義之道也故曰志於道所謂志於道德者功名次之志於功名者富貴次之志於富貴者則無所不至矣然所志之道卽率性之道也德者明德之謂是知道德乃吾人真性實際根本也故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歷觀古之聖賢光明碩大照耀千古澤流

而無窮者靡不皆從性分實際中來發而爲道德煥而爲文章行而爲事業故功大名顯昭然天地與日月爭光富有天下而不以爲多鶉居鷇食而不以爲少功不期建而自立名不待揚而自高此豈浮慕虛想可得而至耶是必當其隱居之時所求之志心心皆從實際中做積累既深而英華發現故言則爲經行則爲法非是焦思時藝逗奏章句口耳記問可及也梁生騰霄骨剛氣逸飄若凌雲大非風塵中人每從予遊聞一字一句未嘗不驚心惕慮予固知其非凡材也第未深究其志耳間嘗請益予謂學者固當

求志於道德故凡志於道德者必先究吾人根本實
際也要從真性流出然此真性至廣至大位天地育
萬物光明清淨蕩蕩絕纖塵此吾性之體所謂仁也此
牀之中一塵不立但有一念妄想卽屬有我之私有
我則與物對物我既分人我而立人我既立則大同
之牀昏塞不得爲仁矣本牀昏塞則諸妄交作於此
縱有功名之志皆從妄想發揮凡有作爲皆非眞實
根本旣妄則脚跟不穩由是一入世緣頓染流俗宜
矣梁生從今當做自性工夫從實際參究自性一明
則宇宙在手萬化生身又豈區區功名富貴可寄哉

傳曰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孔孟之學皆本於此梁生
倘於自性未能的究根本但將六祖不思善不思惡
正與麼時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話頭蘊在胸中二
六時中切切參究參到一念不生處忽然識得本來
面目方見老盧不吾欺也梁生勉之

示游覺之

般若體性人人具足但以習氣厚薄故障有輕重之
分則人有智愚之別是知貪嗔癡愛現前皆全牀獨
露之時第爲濁智流轉不自覺察所謂日用而不知
也嗟乎聖人不異凡民獨其日用現前境界紛拏交

錯之時一眼覷透不爲所瞞昧欺奪耳由是觀之平等性智念念現前如大火聚自一切境界洞然矣

示優婆塞王伯選

古人多稱塵勞中人有志向上求出生死謂之火裏生蓮以其真難得也一切衆生無量劫來耽溺五欲而爲煩惱火燒日夜熾然未曾一念迴光暫得清涼直至如今能於烈焰叢中猛地回頭頓思出路豈非蓮華生於火內也伯選閩人來賈於粵叅禮老人求出離法老人憐之爲授五戒開示念佛法門專心淨土然此淨土豈從外得耶經云心淨則佛土淨以

吾人自心是佛唯心是土淨穢不二心佛一如如是觀察作如是念念念薰修一心清淨光明煥發十方佛土皎然在前又何勞十萬億外別求妙麗乎古德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若達此旨則日用塵勞頭頭淨土念念彌陀不出娑婆頓生安養矣

示寂覺禪人禮普陀

寂覺禪人將東禮普陀乞一語爲行脚重老人示之曰古人出家特爲生死大事故操方行脚叅訪知識決擇已躬下未明公案故不辭艱辛登山涉水必至發明徹悟而後已今出家者空負行脚之名今年五

臺峩巖明年普陀伏牛但只口口爲朝名山隨喜道場而已其實不知名山爲何物道場爲何事且不知何人爲善知識祇記山水之高深叢林粥飯之麤麤而已豈知此外更有事哉走遍天下更無一語歸家山可不悲哉禪人今將禮普陀是求大士之攝受也且大士法身普遍十方卽不出門一步而求之未嘗不應何必待至普陀而後見且南海無涯乃生死苦海之波流也普陀山色乃大士法身常住也海振潮音乃大士普門說法也禪人果能渡生死海覩大士於崖前聽法音於海岸返聞自性徹見自心卽是証圓通於耳根據寂滅於足下如此證驗不惟不負行脚之艱難亦可斷塵情于當下頓超生死廻出常流是可名爲真正出家丈夫漢其或未然徒悠悠道路泛泛常情虛往虛來於已無益卽大士現在頂門亦不能爲拔生死業根也禪人自定當看若大士有何言句歸來當爲舉似老人慎勿虛費艸鞋錢也

示梁仲遷

梁子四相字仲遷從老人遊有年老人愛其心質直而氣慷慨每見事之不平無論可否或義有可爲者卽放捨身命以當之老人每責其麤浮以有道躰而

欠涵養操存之功若駿馬而無御轡以御終不免其蹶老人居常切戒而勸進以道梁子侍老人若嬰兒之恃慈母將有所保也老人將行梁子愕然自失相送韶陽舟中乃請法語以書紳時風波中未暇及也別後不能忘情梁子復以書請乃書此寄之予謂梁子有道者心質直而不曲此道之本也慷慨近勇猛赴緩急近慈悲忘身以赴之是不量力不審權不探本而事末皆麓浮血氣之所使非由道力發也古之聖人涉世有牾用全彰故應不失時若明鏡之照妍醜權衡之定重輕殊非漫任血氣者可比也梁子自

今已往當先洗除習氣潛心向道將六祖本來無一物話頭橫在胸中時時刻刻照管念起處無論善惡卽將話頭一撥當下消亡綿綿密密將此本叅話頭作本命元辰久久純熟自然心鏡虛閒動靜云爲凡有所遇則話頭現前卽是照用分明不亂卽是定力所持自不墮麓浮鹵莽界中不隨他脚跟轉矣卽讀書做文字亦不妨本叅讀了做了放下就還他箇本來無一物自然胸中平平貼貼久之一旦忽見本無心體如在光明藏中通身毛孔皆是利生事業又何有身命可捨哉如此用心操存涵養心精現前看書

卽與聖人心心相照作文皆從自性流出此是真懺
慨丈夫之能事所謂樞得寰中以應無窮卽建功立
業皆成不朽梁子既有其本又何憚而不爲哉

示劉仲安

予居五羊一時從游者衆觀其劉子骨剛氣渾貌古
神清予謂夙具般若緣種器近於道但隨衆親近而
已未有異於人也頃予將有南嶽之行激發諸子宜
以道爲任劉子送於舟中特請益曰弟子志道之心
甚切但爲宿習濃厚妄想纏繞不能直造向上聖師
指示老人謂日子知妄想則妄想自不能纏繞矣旣

稱妄想則本無實體譬如空華安能結空果耶由子
不達妄想本無認作實法與作對待念念與之打交
滾絕無一念休歇之時斯則但以妄想爲主而當人
本體爲之埋沒所以見其造道之難耳豈不見僧問
古德云妄想不停時如何德云妄想不惡以吾人本
來光明明了無一法但由一念不覺全體變爲妄
想若能就妄想起處著力一照當下化爲光明藏矣
豈更容其纏繞耶以不達本來無也所以六祖於黃
梅會下剛只道得個本來無一物遂得衣鉢南來子
從今日用做工夫只將本來無一句作話頭二六時

中切切參究但看妄想起處切莫隨他流轉當下一
撥自然掃踪滅跡矣若悠悠怠惰縱情自畫此子之
過非道之難也慎勿自棄子其勉之

示觀智雲禪人

學道人第一要看破世間一切境界不隨妄緣所轉
第二要辦一片爲生死大事決定鐵石心腸不被妄
想攀緣以奪其志第三要將從前夙習惡覺知見一
切洗盡不存一毫第四要眞眞放捨身命不爲死生
病患惡緣所障第五要發正信正見不可聽邪師謬
誤第六要識得古人用心真切處把作參究話頭第

七要日用一切處正念現前不被幻化所惑心心無
間動靜如一第八要直念向前不可將心待悟第九
要久遠志不到古人田地決不甘休不可得少爲足
第十做工夫中念念要捨要休捨之又捨休之又休
捨到無可捨休到無可休處自然得見好消息學人
如此用心庶與本分事少分相應有志向上當以此
自勉

示了心海禪人

古人出家單爲生死大事操方行脚參師訪友只爲
決擇已躬下向上一路不明不已故善知識單以此

事示人近來法門寥落諸方罕聞豎此風者行脚到處但鼓粥飯氣息而已良可悲也老人寓靈湖蘭若適了心禪人從伏牛來叅似非尋常粥飯者今將返伏牛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方今海內禪林第一賴有牛山苦行非諸方可及學道之士苟能拚捨身命一生定不空過但日用工夫單提一念話頭最爲綿密所以不得超脫得大自在者以一向死守話頭念念不捨不知叅禪最先要內脫身心外遺世界離念一着所以繫念返爲念縛故不得超脫大自在地耳禪人此番入山幸仗規繩大眾夾持正好隨場下手着力但於念念中看觀念未起處用在離念一着久久忽然念頭逆斷心境兩忘如脫索獅子自在遊行他時再見老人決不似今日睂目動定也

示湘潭諸優婆塞

惟佛住世說法有常隨四衆出家二衆曰比丘比丘尼在家二衆曰優婆塞此云近事男優婆夷云近事女以其在家能持五戒可以近事三寶堪受法利故及佛法東來隨時受化代不乏人至有明心見性入祖師之室者近來法道久湮師承無眼妄禮三拜例得一名卽自稱爲弟子其實腥膻未吐素行未改致

生譏謗全無利益大爲壞法之端良可愍也故老人
生平未敢輕許今觀湘潭諸弟子信心篤厚非泛泛
波流故強允其請但念汝等素未聞法雖云善人不
知如何是善今按唯識論說心所五十一而善法唯
有十一餘皆惡心所也十一法者謂信精進慚愧不
貪不嗔不痴輕安不放逸行捨不害此十一法全具
爲純善人但少一法卽爲缺德汝等但能依教持此
善法各各究明時時觀察提撕於何法上有未純熟
更加切磋之功務要全美而後已如此用心是爲眞
實善人所言善心者卽清淨真心也以一切衆生各

各本具如來清淨真心但爲惡念染污故隨情造業
而不自知今能觀察善心則一切惡法自不現前心
自清淨矣苟能有志漸漸深觀只叅六祖大師開示
慧明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
面目公案時時叅究是謂向上一路汝等脚跟下誰
無一尺土努力前行必不相賺若肯歸心淨土卽依
此法一心念佛則現生可斷生死永絕沉淪但恐偷
心自欺不能作眞實行耳老人強爲汝等作如是說
爲憐三歲子不惜兩莖眉切不可作世諦流布話會
也

寄示曹溪耆舊

老人住祖庭一番特爲發揚六祖出世一大事因緣欲令大家修出世因以種淨土之緣耳不料中道緣差魔風破壞獅蟲作祟使我不遂初心一旦違遠祖師棄捨大衆卽今雖居寂寞之濱未嘗一念忘其本願其後學似有向上之志苦無明師良友引進修行之路其耆舊衆中有知老人之心及痛念生死大事者又無老人依歸不能聚集一處同作佛事堪嗟日月如流衰老漸侵死期將至黃泉路上資糧不具憑何法以脫三途地獄之苦報乎言及至此可悲可痛

古人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火急修行早是遲矣老人因此熟思再三無可爲大衆決策者適堂主來省正愜老人之心因叮嚀渠回山將老人之心揭示衆耆舊倘眞實爲生死者須大家集會一處結念佛會同修淨業同出生死誓願通相度脫社中若有一人先滅度者同力資助往生豈不爲第一最上因緣卽此餘年已勝百劫千生虛過也會所最要清淨無擾乃能成辦道業禪堂但有後學諷誦事業似屬煩雜唯有老人所修無盡庵最極寂靜色色現成不若就此爲淨業堂成殊勝事不獨不枉老人苦心一場亦

可以酌施主功德也其修進之規古人六時念佛晝
夜殷勤雖是精進恐老者不能今折中當以四時爲
準二時功課二時跪諷行願品一卷念佛千聲發願
回向期不計限人不計數但要老成信心篤實者忘
賓主畏人我絕是非戒戲論一心念佛不通賓客專
以寂靜爲主卽是真阿練若正修行處也若大衆果
能洞見老人之心諦信老人之言依教行持便是出
生死的時節便是與老人生生世世不相捨離常生
佛前同聽法音之時其會集結社之人及安居之處
一聽堂主主之便是奉行老人之教命也其精進道

業又在大衆各自努力古人云把手他人行不得爲
人自肯乃方親所謂但辦肯心必不相賺珍重努力
寄示曹溪禪堂諸弟子

老人初爲祖師建立之時大衆不知老人之心今日
老人行後凡山門利害及禪堂設立汝等皆樂入堂
安居是知老人之苦心也若知老人之心則當知佛
祖之心矣汝等今思得老人似前教誨不可得也然
聚散之緣雖佛祖不免在諸弟子能知恩報恩依教
修行雖佛祖滅後亦同在世親近不異故佛臨入滅
時諸大弟子請問若佛滅後衆等以何爲師佛言當

尊重波羅提木又是汝等大師梵語波羅提木又此云戒也故佛常言汝等比丘能守吾戒雖千里外如在左右若不奉我戒縱對面猶千里也此吾佛大師金口親囑之語可不遵乎況今末法去聖時遙若佛弟子不秉佛戒將何以爲修行之地賴何以出生死之苦海乎老人臨行特爲汝等說梵網戒不知汝等一一能堅持否佛制比丘半月半月誦此戒經如從佛親聞作法竭麼母令毀犯令三業六根念念檢點觀察不許闡生罪過不得毀犯戒根卽此便是真實修行坐進此道不必遠訪明師徒增辛苦也若汝等

向來未能堅持則當從今依法半月半月對佛宣誦梵網戒經十重四十八輕一一戒條熟記分明如犯一條則於誦戒之日請軌範師作證衆中遞相檢舉犯者對衆懺悔再不許犯如此則改過自新道業可就其所犯之罪除懺悔外衆等議定清規罰例以便遵守如老人向日所遺教條可爲常法也衆等戒經習熟則當背誦四十二章佛遺教經楞嚴法華楞伽諸經以爲佛種其叅禪一着當遵六祖開示慧明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當人本來面目公案蘊在胸中時時叅究久之自有發明時節如此方是續佛祖慧

命之大事因緣也汝等能遵此語則如老人常住曹溪汝等亦不必操方行脚矣

示曹溪沙彌

庚子歲當道延余料理曹溪余應之至則百廢槩不能舉因思爲治之道以養材爲本遂選諸沙彌設義學延賓師以教習威儀誦讀內外經書稍知信向則披剃立禪堂使就清規受戒法晝夜禮誦是時諸沙彌始知有出家業皆厭耕鑿而慕清修矣余苦心十年差有可觀遂棄去今老矣隱居南嶽其諸沙彌昔受化者先未深知老人今乃深思之雖求一日之執

侍一言之教導難矣沙彌某比時在孩稚今從衆中始知老人心求親近不可得乃具冊遙乞開示老人聞而悲且喜也昔佛在時恐久住世間薄信衆生多不敬信遂上昇忉利今衆慕而後來則人人皆生難遭想矣若老人久住曹溪諸人安能戀慕如今日哉以沙彌之心觀衆心豈無佛性者耶今示沙彌若思老人不若思念佛思念六祖也若思念佛當來必有見佛之時若得見佛便是出生死時也思念六祖當初一賣柴漢耳如何得今日人天供養再思今日供養乃從拋却母親恩愛走向黃梅會下負石舂米辛

苦中來再思六祖三更入黃梅方丈得受永鉢憑何
知見向五百衆中獨自得之且人人一箇臭皮袋死
了三五日便臭爛不堪爲何六祖一具肉身千年以
來如生一般此是何等修行得如此堅固不壞沙彌
如此細細一一思想思想不透但將壇經熟讀細叅
叅之又叅全部不能但只將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
埃一句蘊在胸中行住坐卧喫茶喫飯搬柴運水迎
賓待客二六時中一切處頭頭提撕直使現前定要
見本來無一物是個甚麼如何是不惹塵埃的光景
若能如此用心是名叅禪若叅到自信不疑之地則

能真見六祖面目方知老人鼻孔方是沙彌真正出
家了生死的時節也若不肯向已心中苦求本分事
空思老人有何利益一徃諸沙彌但知親受老人教
導唯習威儀動靜禮誦文字而已若從今日始都與
沙彌所請開示如此一力做工夫方是老人眞實訓
誨老人老矣此乃最後開示也若錯過今日將來縱
向十方世界叅訪知識揔是他家活計慎勿以老人
此言爲空談也

示法空選殿主

佛教末法弟子修四安樂行謂正身正語正意大慈

悲心依此而修是爲妙行然此四行而以行處近處
以爲初心蓋行處謂步步不離道場近處謂念念不
離三寶余觀末法比丘能踐此行者唯知殿之役最
爲親切以沙門釋子不知修行之要縱浪身心不能
檢束三業動成過惡故罪業日深生死難出卽能遠
叅知識亦不必能步步相隨心心親近唯有侍奉三
寶晝夜香燈是不忘佛也晨昏鐘鼓集衆禮誦是不
忘法也大衆和合六時周旋是不忘僧也坐卧經行
不離佛殿是步步道場也苟能自淨其心則一香一
花皆成佛真鉢舉手低頭皆爲妙行是則不動脚跟

而遍叅知識豈不爲最勝因緣哉安樂妙行無尚此
矣行者勉力以盡形壽何用別求佛法

示方覺之

覺之方子支離其形而天機妙發叅老人於南岳老
人見其心光炯炯是於般若有所種者時來入室老
人每以向上示之方子心領如飲水焉今將別老人
恐負此會良緣拈香請益乃示之曰方子無以天全
其性而殘其形以爲闕也予知其天不以形累子以
眞厚其德耳世之形全者衆而以形傷生者多矣孰
能離形釋智以全其性耶聖人所謂形爲生累故曰

大患爲吾有身故滅身以歸無以其形銷而苦息矣
吾佛教化衆生但以破我爲第一義故入禪之要不
依形骸不依氣息一切皆離其心自寂心寂而樂莫
喻焉圓覺經云當觀此身四大假合堅硬歸地潤濕
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
何處方子從此二六時中但當作如是觀觀至一念
不生處則外不見身內不見心身心寂然了無一法
是時始知天奪子之假實全子之眞則子之至樂不
待忘形而造乎極矣是所謂超乎色相者非耶子但
精進作如是觀一旦洞然乃信老人此語不妄

示智海岸書記

老人至五羊說法穹廬一時法性弟子與縉素
者衆翕然可觀亦時節因緣也未幾時故多重
難集老人入曹溪向在會者亦多退席唯智溢
六逸若惺炯三人不離執侍及投老南嶽則
子相隨不捨是感法乳情深義至高也老人隱
東不覺三載居常極其儉薄二子恬然想陳蔡
不是過耳頃岸以師老歸省拈香請益願乞一
身奉持老人自念老矣出世法緣會合良難經
大海中一眼之龜值浮木孔豈易易哉嗟子行

大患爲吾有身故滅身以歸無以其形銷而苦息
吾佛教化衆生但以破我爲第一義故入禪之要
依形骸不依氣息一切皆離其心自寂心寂而樂
喻焉圓覺經云當觀此身四大假合堅硬歸地潤
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安身堂
何處方子從此二六時中但當作如是觀觀至
不生處則外不見身內不見心身心寂然了無
是時始知天奪子之假實全子之眞則子之至
待忘形而造乎極矣是所謂超乎色相者非耶
精進作如是觀一旦洞然乃信老人此語不妄

示智海岸書記

老人至五羊說法穹廬一時法性弟子與緇素皈依
者衆翕然可觀亦時節因緣也未幾時故多事法會
難集老人入曹溪向在會者亦多退席唯智海岸修
六逸若惺炯三人不離執侍及投老南嶽則岸逸二
子相隨不捨是感法乳情深義至高也老人隱居湖
東不覺三載居常極其儉薄二子恬然想陳蔡之從
不是過耳頃岸以師老歸省拈香請益願乞一語終
身奉持老人自念老矣出世法緣會合良難經云如
大海中一眼之龜值浮木孔豈易易哉嗟子行矣應

諦聽之佛言一切衆生皆證圓覺是知佛性在人各各具足不欠一毫然諸衆生所以流浪生死長劫輪迴備歷苦趣而不返者直以背覺合塵順生死流隨逐魔經而不自知之過也以不自知自覺故枉受沉淪正似持珠乞丐不知懷中本有如意之寶棄之而甘受矻矻以是之故如來說爲可憐愍者老人居常觀子天性率直忘機近道但子習氣深厚不能自持徃徃苦被宿習所牽一入魔罣則渾身墮落苦不自知及猛然想起卽恨不能跳出生死忙忙打疊修行甚至道緣未集而熟境現前習氣又發不覺隨波逐

浪及至回頭照管已經多時如此起起倒倒依傍老人二十年來畢竟已躬下生死大事茫無歸宿此何以故蓋有入道之資而無堅忍不拔決定之志故脚跟下跼立不住胸中多生惡覺惡習不肯痛下毒手洗刷一番耳學道如此任情不但今生不辦卽千生萬劫終無成辦之時也佛言佛法難聞知識難遇今幸遇知識聞正法若當面錯過再出頭來知是幾時求如今日未可得也子今生幸遇老人一向動定無恒唯今相伴二年喜子能忍苦可謂堅志今又告別恐離老人未必如今日也嗟予老矣求再侍老人如

今日亦未可得也苟終身無成豈不辜負此生一大事因緣耶子今行矣所叮嚀者切勿再墮魔網當堅持特操不可久住王城若以二載忍苦之心侍六祖如侍老人信自心是佛一語如信老人將從前習氣忍而不發心心揩磨念念省察單提一句話頭咬定牙關不可輕易放過如此捋盡此生決志不改是則不但不離老人一步卽與佛祖周旋坐卧經行不出道場之外也不唯不負老人抑且不負自己

示劉存赤

頃余投老南嶽甲寅冬暮茶陵劉季子遠來叅叩雪

夜圍爐寒燈相照因問子一向如何用心對曰昔蒙和尚開示偈云蓮華火裏生世人謂希有不是火生蓮唯在心離垢每看此話於末句頗得受用老人深喜因示之曰子於心離垢一句得力此語不虛亦不易到經云凡夫賢聖人平等無高下唯在心垢滅取證如反掌由是觀之衆生與佛本來無二所謂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但心淨卽佛心垢卽衆生生佛之辯不遠只在心垢滅與不滅耳以此心本來清淨但以貪瞋癡慢五欲煩惱種種業幻垢濁障蔽故名衆生此垢若淨卽名爲佛豈假他力哉無柰一切衆

生無始業障深厚煩惱堅固難得清淨必假磨煉之功故有叅禪念佛看話頭種種方便皆治心之藥耳譬如鏡光本明以垢故昏必假磨煉之藥然藥亦垢也以取能去其垢故鏡明而藥不存矣又如真金在鑛沙石垢穢必須烹煉之法金精而無用其煉矣衆生心垢難離必須工夫精勤調治垢去心明故說衆生本來是佛非一向在煩惱垢濁之中妄自稱爲佛也叅禪看話頭一路最爲明心切要但近世下手者稀一以根鈍又無古人死心一以無眞善知識決擇多落邪見是故獨於念佛叅禪兼修之行極爲穩當

法門若以念佛話頭蘊在胸中念念追求審實起處落處定要見箇的當下落久久忽然垢淨明現心地開通此與看公案話頭無異是須着力挨排始得若以妄想浮沉悠悠度日把作不喫緊勾當此到窮年亦不得受用若以悠悠任妄想爲受用此則自誤不但一生卽從今已去乃至窮劫無有不誤之時也子向於念佛法門有緣試着實究審果在煩惱垢濁之中一聲佛號如水清珠以此受用但非徹底窮源耳經云如澄濁水沙土自沉清水現前名爲初伏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爲永斷根本無明子只將此佛語

默默自驗萬無一失若得到真離垢處如經云明相
精純不爲客塵煩惱留礙如此不唯彌陀接引卽十
方諸佛亦皆同聲稱讚矣幸與子窮年雪夜此段冷
淡家風世所希有苟不負此嘉會但從此去念念不
離冷淡中便是離垢一條徑路步步着力必有到家
真解脫時也

示鍾衡穎

茶陵鍾生明性詩禮世家往因患難走粵叅予於曹
溪老人曉之以善惡報應因果之說安其心以歸其
難竟解聞所以解者皆非憶想可到機緣偶會無心

自至似非人力可爲者鍾生由是故物無恙以蹈安
恬無事之境旣而每遇逆緣履危機皆無意而置坦
途然鍾生竟茫然不知其故猶然以生平所未愜心
快意事將用心力以圖之自以爲易若探囊拾芥也
甲寅除日同存赤劉子遠來相慰於寂寞之中伴予
度歲一日坐間偶以所志未了事請益而將遠求其
大欲老人噫噦而歎曰子所志是知將涉海渡河而
求飲耳泉泉未必得而渴愈熾且苦跋涉之勞也向
以因果報應之理喻子豈忘之耶夫善惡感應捷如
影響聲和響順形直影端故聖人不言因果但言爲

善降之百祥爲不善降之百殃是以安命定志爲誠
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在名教爲安命在吾佛則
爲因果故東坡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未
來果今生作者是然世之亦有作善而致惡報者此
乃前之惡業所感其報善在於後矣其有作惡而致
善報者乃前之善業所感而惡報在於後矣卽古今
聰明智巧權謀機詐自謂己能可以力致功名富貴
者殊不知功名富貴乃命之固有定非智巧機詐可
得而有因而得之者亦偶合耳豈有人謀可越天定
乎是不知命者徒增其勞耳惟聖人教人以安命俟

時佛教人以隨緣安命則一毫不必強爲隨緣則一
念不容妄想故佛法教人策一以斷妄想爲本然妄
想乃貪嗔痴種種惡業之本也卽菩薩修行以至成
佛報得天上人間最勝莊嚴廣大福田皆從斷妄想
始以妄想斷則惡業消惡業消則百福集此所謂自
求多福也故示之以偈曰世事皆從妄想生妄心消
處業緣輕不須更覓菩提路只要當人退步行退步
者乃休心斷妄之最上工夫也以人心本來光明廣
大爲萬福之源但由妄想惡業遮障故禍日生而福
日減今苟妄消業斷則一性圓明受用無邊得受用

處是爲眞福是知福由已作者政非智巧機詐可致耳且佛以斷妄心則感人天之福鍾生本有功名富貴之鎡基若能直下休心將前生平所作之業從頭仔細一一檢點但有虧心傷理一念不合大道處盡是苦根一齊吐却從新別立根本另作一番工夫只在休心斷妄聽命俟時一件把作標準潛心自己固有之事業不必別求一念妄想之事如此以補前行之失一旦災消福至則功名富貴逼拶將來亦無迴避處又何用種種妄想攀緣而他求哉鍾生果能諦信不疑執而行之則佛果可期況世緣乎何求而不

得耶勉之勉之

示袁大塗

世之士紳有志向上留心學佛者徃徃深思高舉遠棄世故效枯木頭陀以爲妙行殊不知佛已痛呵此輩謂之焦芽敗種言其不能涉俗利生此政先儒所指虛無寂滅者吾佛早已不容矣佛教所貴者在乎自利利他乃名菩薩梵語菩薩此云大心衆生以其能入衆生界能斷煩惱故得此名故菩薩捨世間無可修之行捨衆生無斷煩惱之具所以菩薩資藉衆生以斷自性之煩惱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耳煩惱

者乃貪嗔我愛見慢種種惡習而爲自性光明之障
蔽非世間衆生一切逆緣境界不能磨礪以治斷之
如詩所云切磋琢磨者此也且佛制五戒卽儒之五
常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婦禮也不飲酒智也不
妄語信也但從佛口所說言別而義同今人每發心
願持佛戒乃自脫畧其五常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又推禪定爲上乘以其能明心見性而不知儒亦有
之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己者我執也豈非
先破我執爲修禪之要一日克己天下歸仁豈非頓
悟之妙耶以天下皆物與己作對待障碍若我執一

破則萬物皆己豈非歸仁乃頓悟之效耶及直指其
目乃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以所視聽言動者皆物而
非禮則我障也今言勿者謂不被聲色所轉卽所謂
戒也於一切處不墮非禮豈非入禪以戒爲首耶但
佛多就出世說至其所行原不離於世間今之好高
慕異者特不知修心之妙行耳卽菩薩住世所行亦
不外此由能忘我故自利與物無競彼此忘懷故利
他自他俱利故爲妙行然佛者覺也能覺此心卽名
爲佛非離此淨心之外別求一佛也良由衆生惡習
障重心難清淨故設念佛方便求生淨土法門且曰

心淨則佛土淨是知念佛固淨心之妙行也然念佛本爲淨心苟念佛而其心不淨何取於念持戒而背五常何取爲戒袁生有志向道結友同修淨業蓋夙習善根所發叅見老人堅請授戒老人示之曰戒本自性具足若諦信老人之言自淨其心則戒已受禪已修淨土已入菩薩妙行世出世法二利具足槩不出此生其勉之

示雙輪照禪人

雙輪照禪人來叅且云將隱居山中單究向上事乞老人住山之法因示之曰古人住山乃大捨身命處

殊非細事專要善用其心用心之法單提向上一念直須向佛祖不容處一着立定脚跟次則要將胸中一切知見玄言妙語雜毒一齊吐却次則識得本體了無一法不可被妄想習氣影子發生種種境界惑亂正念次則要看本叅話頭如六祖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本來面目公案極力提撕但有一切惡習現前卽將本來無一語看破切不可隨他相續流轉咬定牙關此處定要把握得住方不被他搖奪如此用心乃是惺惺時着力處若用心着力太過則懈怠心生便起昏墮此時只須快着精彩不可落在昏沉窠窟

中急須持呪仗此呪力足敵此魔以藏識中多劫惡習今被話頭逼出變化無窮境界一切魔境從妄想生一切昏沉從散亂生正恰用心之時忽一念散亂卽落昏沉是須善知永嘉寂寂惺惺四料揀語最爲切要古人用心但只將一句本叅話頭靠定如鐵壁銀山相似若到一念不生處亦是得力處不可作究竟會直到功夫任運不假思惟一念豁然身心如脫空方是功夫入手處亦未是究竟但能至此自然輕安自在便生歡喜然此乃是本分事未是奇特若生奇特想便墮歡喜魔便起無端狂知狂解此關最險

此皆老人有所試者古云枯木巖前錯路多行人到此盡蹉跎非細事也縱使有力打過種種境界正好修行正好保護未是到家若以此爲足便起世間種種五欲因緣之念此關難過過者百無一二所以不到古人田地正是得少爲足之過患也饒你學人苦心一生得到此地若被此等惡習所牽仍是墮落生死坑中前功盡棄可不哀哉如此說話古人語中所載不少老人畧爲禪人拈出以末法中難得真正學道之人蓋亦曾爲浪子偏憐客耳大段古人住山不是養懶箇快活單爲自己生死大事所以走向萬重

寒巖作沒伎倆活計若在此因循度日虛喪光陰豈
不更可悲哉雖然用心差別既已知之其山中目前
變幻境緣卽水流風動猿吟鳥噪雲騰霧擁縱然在
前更爲喧雜永嘉見道忘山之語切須看破老人初
住五臺龍門時萬丈寒巖之下白雪堆裏如埋死人
微骨嚴寒五內俱透唯有微微一息視從水中出入
至此返觀覓自心一念起處了不可得此境正是助
道之緣又大風時作萬竅怒號日夜不休及雪消澗
流響若奔雷又如千軍萬馬奔騰之狀如此雜亂境
界初最難當因思古人有言聽水聲三十年不轉意

根可許入道老人遂卽發憤于獨木橋上坐立終日
聽水聲始則啞啞難消久則果爾忽然寂滅自此一
切境界皆寂滅矣所謂萬境本閒唯人自鬧此又是
道人住山第一着工夫也禪人記取毋忽

示顓愚衡禪人

向上一路乃出家人本分事古人發足超方只要究
明此事近代以來槩不知出家爲何事安可望爲古
人乎顓愚衡禪人初依五臺空印大師聽習經論久
之遂盡屏去單提一念切究本分事萬里南詢過曹
溪謁老人請益老人謂此事若不放下身心苦切根

究到水窮山盡處終無下落縱到水窮山盡處古人謂之靜沉死水又謂之玄妙窠窟若不同頭轉腦則面前如鐵壁銀山相似祇是得力時不是受用處古人用心不是死到底須是死中發活始得要在回機轉位所以道百尺竿頭坐的人雖然得人未爲真百尺竿頭重進步大千世界現全身學人到此只索轉身別行一路方不被他作障礙禪人唯唯作禮而別乃就誅茅南嶽未幾老人亦曳杖而至詢禪人則爲病魔所撓業往寶慶就醫老人聞之歎曰禪門下衰眞實爲生死的學人最爲難得今斯人而有斯疾豈

龍天厭薄法門乎丙辰春三月朔風雨夜半忽禪人冒雨衝泥而至老人相見大喜曰此豈病夫所能耶觀其眉宇津津爽氣是知其疾已瘳八九因再拈香請益老人特示之曰子之病魔乃予之大善知識爲助道因緣子知之乎切以衆生之病病在有我以執我故一切煩惱衆病以之而生病生則苦必隨之自古及今無有一人不病于是者唯知病病之人不爲病耳且四大假合聚必有散縱使不病何嘗不病哉若了病不病者則病不能病之矣子知今日之病不知多生劫劫病病至今日矣子若不了今日病則從

此已去而不知病之底止也子知生死之病而不知要出生死之病大有過於生死之病也夫何故古人以叅禪不出陰界墮於識情窠臼縱有妙悟皆成我見以執四大爲我病尚可醫今離四大復執有我此病則醫王束手最難調治諸佛諸祖特出世單爲治此一種膏肓之病費盡多少心力求肯服藥而瘥者幾何人哉禪人身病已瘳而切不可被禪病侵也雲門謂法身有兩般病甚言透過法身若法執不忘已見猶存亦是病極言認執之病也禪人將前所蘊一切玄言妙語及叅禪執守功勛一齊唾却只到一

點惡覺惡習不留定不被他養成病根直使佛祖無立脚處豈不見善財童子南詢百城叅五十三大善知識各授一種法門到頭只落箇與法界等與虛空等何曾有實法繫着耶又不見毘盧遮那法身非身而托普賢妙行爲身普賢無行但以衆生之行爲行故曰菩提所緣緣苦衆生若無衆生則無菩提此從上佛祖出世之真榜樣老人因謂禪人四大病身非病魔不能治禪病刺心非衆生不能治從今日去只將身如大地等則病魔潛蹤心與衆生等則我見不立我見不立則禪病自消以心不自心則本不生不

生則一法不立苟一法不立又有何法而作知見障
碍哉古人云捨情易捨法難禪人捨身卽捨情捨見
卽捨法情法兩忘豈不爲大無礙解脫之人哉嗟余
老矣再晤爲難禪人勉之

示李福淨

零陵李生應禎請益心性之旨因示之曰夫心性者
何乃一切聖凡生靈之大本也以牀同而用異因有
迷悟之差故有真妄之別耳佛言寂滅者名爲一心
其真如乃一心之異稱以一法界心廣大寂滅不滅
不生無去無來凡聖不二故名真如真則無妄如則

不變不妄不變故稱妙性此心性之本源也祖師西
來所傳心印者此耳然此一心真如本來不生不滅
本來無物聖凡不立何有染淨生死苦樂之相良由
不守自性而有隨緣之用故不生不滅之體而與生
滅和合變真如之體而爲阿賴耶識由此現起根身
器界天地萬物之妄法而爲衆生幻妄之境界如湛
海之水風激而成波浪波浪雖多水性無二故波浪
如妄法水性如真心是則心性一體無二但有真妄
之分故有聖凡之別斯則衆生之生死苦樂皆妄法
耳若夫本有之心性一向不失但迷而不覺若貧子

水中之珠向被垢衣所纏不知受用故持珠作丐若知珠本有一旦頓得又何須向外馳求哉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迷一心而爲識識則純妄用事逐境攀緣不復知本有真心矣若知真本有達妄元無則可返妄歸真從衆生界即可頓入佛界矣達磨西來單傳心印頓悟法門正是頓悟此心耳此禪宗心性真妄之旨也若夫吾儒所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傳之心性則曰唯精唯一以精一爲宗極而有人心道心之別此亦真妄之分也但世教所原不出乎此其曰道心則不迷不妄之性也其曰人心則

迷性而爲情世人但知用情而不知用性但知波而不知波原水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近則水元無波習遠則逐波忘水水尚不知而況了達濕性無二乎且如本一水也而以鹹酸苦辣和之則淡性亡矣其濕性則本無二也是知衆味乃妄之變也其濕性不可變也不可變者真可變者妄若達濕性無二則衆味不可得而有也所謂堯舜與人同耳同者性也不同意也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其可爲者性也不可爲者習也人之所習苟捨污下而就高明則日遠所習而近於性是可與爲堯舜者亦此

習耳習近於性卽禪家漸修之行也以世儒之學未離凡近去聖尚遠非漸趨無以致其極故聖人立教但曰習曰致曰克其入道功夫在漸復不言頓悟若夫禪門則遠妻子之愛去富貴之欲諸累已釋切近於道故復性功夫易爲力故曰頓悟以所處地之不同故造修有難易耳其實心性之在人本無頓漸之差但論習染之厚薄此入道要也若究心性之精微推其本源禪之所本在不生滅儒之所本在生滅故曰生生之謂易此儒釋宗本之辯也心性之說蓋在於此若宗門向上一着則超乎言語之外又不帶心

性爲實法也

答段幻然給諫請益

諸佛出世無法可說祖師西來亦無實法與人但爲衆生種種顛倒執着之情隨宜而擊破之令捨執着頓悟本有而已良由衆生自性元是如來法身只因迷此法身結成五蘊幻妄身心根塵和合起惑造業故有三界生死貪着五欲境界沉淪若趣是執有之過也故吾佛愍之現身三界特爲說破本來不有了無一法可取其有劣解衆生依佛言說遂厭有取空雖出生死又着偏空故觀三界如牢獄畏生死如桎

枯不起一念度生之心故佛呵爲蕉芽敗種以墮執空之病耳其有上根利智既能自度又能度他故廣修六度下化衆生上求佛果故出空入有以見定有衆生可度定有佛果可求此則空有二邊之見不忘故佛又破之曰非空非有及有上上根人能信法身不屬空有離此二邊卽名爲佛如此則又執有菩提可取有涅槃可證此是佛法知見未忘雖捨有無二邊未能忘其能捨之心終未究竟平等法界以執名言習氣未悟離言之旨耳是以世尊末後拈花乃曰吾四十九年未談一字人天百萬獨有迦葉破顏微

笑世尊因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與汝遂爲教外單傳之旨逮代相承目爲禪宗觀其最初迦葉但只一笑而已豈有實法可傳哉及至達磨西來少室九年面壁及至二祖神光立雪乞師安心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光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遂付衣鉢觀此二祖只是箇覓心了不可得達磨剛道得箇與汝安心竟一語而已何曾有法付人耶自此六傳至新州在黃梅會下極力只道得箇本來無一物故在五百衆中獨得衣鉢開法曹溪稱爲六祖觀黃梅夜半幾曾有有一法分付耶以新州初

聞客誦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早已識得無住
真心及見黃梅但與印證而已如水投水如空合空
本無實法但遣執着之心耳此從上佛祖授受傳心
之樣子也以衆生痴迷執着之心堅固難破加以歷
劫無明煩惱業障根深難得頓悟故費吾佛四十九
年無量方便爲設斷惑證眞之法則令其漸修漸悟
故從凡至聖設有五十五位之階差非是世尊好作
恁般去就費婆心也以衆生心病無量故設對症之
方亦無量耳及至究竟實際直到知見盡泯一法不
立始是到家田地若有纖毫知見不忘猶在門外止

宿艸庵遣之又遣遣至無可遣縱然如是猶是法身
邊事未是法身向上事止是教家極則處未是宗門
極則處由是觀之修行一事豈是艸艸便以一知半
解爲得哉直如宗門自六祖已前不說參究功夫只
貴當下頓悟自南嶽青原已下根機不一多在參求
保養及至五家建立門庭施設不同就裏宗旨元無
差別其於應機接物如秦鏡當臺照徹肝膽至若與
人解粘去縛直指法身向上一路勦絕佛法知見不
到窮源徹底斷斷不肯輕易放過其在禪道大盛之
時天下明眼知識甚多學道衲子處處叅請印證故

悟道者不落邪見及宋而元知識雖多而學人邪見不少不墮生滅則落空見有體無用如二乘偏空甚至撥無因果墮落外道豁達斷空或悟心未徹才見影響便得少爲足自稱菩薩口口談空心心着有竟造生死之業而不自覺如是皆未得明眼知識勘驗提撕故致禪門凋弊古德云不是無禪只是無師謂是故耳大段末法叅禪得少爲足者多縱有真正學人肯下死手做工夫十年五年不變其志亦有了悟自心一切皆空因無明師印證遂落空見或識神未破墮在光影門頭或習氣未淨被工夫逼拶變現種

種境界將爲神通妙用或見諸佛菩薩現身說法或使知他心宿習能見未來之事或起種種異見此皆習氣變現若認作奇特便落魔道可惜一往功夫爲害非細此皆不遇明師又不知佛教中修心方便故誤墮耳亦有眞叅實悟明見自心了無一法不能開頂門正眼便坐在淨裸裸赤灑灑純清絕點處此名抱守竿頭靜死水故云百尺竿頭坐的人雖然得人未爲眞百尺竿頭重進步大千世界現全身又云有佛處不可住無佛處急走過正是教人不可坐在無事甲裏便說無佛可成無衆生可度此正墮在斷

見不能離此空見耳縱然到此亦是法身邊事未是法身上事豈不聞雲門道得到法身邊隱隱的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直饒透過放過卽不可此語實是修心照膽鏡也故古德云悟之一字直須吐却應知佛祖說法一味遣衆生執情耳所謂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若作聖解卽受羣邪楞嚴經中五十種陰魔非漫語也今時修行旣無明師指點若不遵佛祖言教印證將何以爲憑據耶始因衆生着有故佛破其有見二乘外道着空故佛破其空見菩薩着空有二邊故佛說非空非有破二邊見及至入佛法

中又遣其佛見法見所以遣至無遣正謂不見一法卽如來豈不見善財童子叅五十三大善知識已入五十三位法門入佛境界不說成佛之事但云與虛空等與法界等與毘盧遮那等及見普賢菩薩乃爲說十種行願此便是修行學佛之大榜樣不以悟後爲無事也今人修行縱能悟徹法界若不學善財修習普賢大行終是不免墮落空見外道可不懼哉此一上葛藤特爲修行無多聞慧錯誤用心不能入佛知見故不免饒舌若視爲泛泛語言不唯有負老僧抑且自誤不少

示玉覺禪人

斷陽慧玉慧覺二禪人叅老人於黃梅紫雲山自云
心中生滅念念不停猶如野馬特求開示云何降伏
其心老人示之曰學人修行爲生死大事也以心中
念念不停故生死不斷欲實爲了生死必要把一切
萬緣盡情放下放得乾乾淨淨然有無始習氣種子
不得乾淨必須叅一話頭紙上都有但不知下手工
夫難易訣法必須叅善知識開示方便是他行過的
曉得易入處如六祖昔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當下
開悟世人不知當了玄妙道理會元不是玄妙因昔

有住今聞無住故當時放下而得開悟有何玄妙如
永明大師昔以念佛用心不能造入後因韋馱前拈
闢得念佛叅禪世人以禪當作道理講殊不知禪乃
是自心經云不生不滅是也欲明生死大事知戒律
尊崇決不敢犯先要信力肯心堅志把玄言妙理世
事人情都要放下此叅禪一着元無有玄妙奇特此
事極拙汝肯信否若果肯信但把從前妄想一齊放
下不容潛生緩緩專提一聲阿彌陀佛着實靠定要
觀此念從何處起如垂綸釣於深潭相似若妄念又
生此因無始習氣太重又要放下切不要將心斷妄

想只把脊梁豎起不可東想西想直於妄念起處覷定放下又放下緩緩又提起一聲佛定觀這一聲佛畢竟從何處起至五七聲則妄念不起又下疑情審這念佛的畢竟是誰世人把此當作一句說話殊不知此下疑情方纔是得力處如妄念又起卽咄一聲只問是誰妄念當下掃蹤滅跡矣佛言除睡常攝心睡時不能攝心一醒就提起話頭如此不但坐如是行住茶飯動靜亦如是在稠人廣衆中不見有人在諸動中不見有動如此漸有人處七識到此不行如此日夜靠定不計工夫一旦八識忽然迸裂露出本來面目便是了生死的時節也如此方不負出家之志但叅禪之時不要求悟任他佛來祖來魔來只是不動念念單提行將去中間再無疑難如是綿綿密密心心無間日用着力做去自有下落

示明益禪人

學人不知向上一路但求增益知見殊不知見立知卽無明本此不知本有而向外馳求更欲增益其明耳苟明其明則明亦不立何益之有故曰爲學日益凡言學者則向他家屋裏求安樂窩縱然求得畢竟非屬已有既非已有則樂非真樂樂旣非真又何

從而安之耶向外求安自古學人之通病非特今也
明益禪人請益且道將謂無益而欲明之耶有益而
後明之耶若言無益無益則不必矣若言有益既有
益矣又何必明之耶試看明從何明益從何益若求
明其明則失本明若更求多益則返成無益凡求益
者如人食已飽而更貪其味則傷食而病成矣若能
隨食而吐可勿藥而愈若護病忌醫而終成痞滯凡
病此者雖盧扁不能治何也以貪食不吐一病也養
病諱疾二病也病成忌醫三病也或從而惡藥四病
也或求速效不信治本之方卽疑醫藥藥五病也或

更從庸醫誤服毒藥而至損生者此不治之科也學
人自棄本明而向外馳求增益知見大都若此傷矣
吾少每讀醫師喻未嘗不三復聖訓竊見近世學者
初爲沙彌卽能誦此老不知宗竟致虛生浪死者無
限此不明之過也亦有求明而誤以不明強自爲明
者誠不達本之咎耳佛言息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
學人苟能息心達本明不必外求益不必多增自性
具足曾何虧欠明益禪人果能知此頓將從前所求
多處一齊吐却如傷食人中無宿滯則元氣自復學
人刻卻知見可稱無事道人矣試子細檢點從前滿

腹餒酸作何氣味叅叅

示慧楞禪人

禪人生長休邑少賈於江湖因厭塵俗至匡山禮續
芳和尚薙髮老人自南嶽來休夏金竹秋將有雙徑
之行禪人拈香請益因示之曰汝已能捨世間恩愛
身雖出家而心未明出家之事昔吾佛世尊捨金輪
棄王宮入雪山六年苦行觀明星悟道成等正覺爲
三界師六道尊仰人天供養普度衆生同出生死此
是最初第一箇出家之樣子也如此看來豈是偷安
養懶貴尚現成受用便爲出家者乎定有一段本分

事也從上諸祖特爲生死大事出家至於操方行脚
叅訪知識特爲發明心地將無量劫來生死根株一
拔頓盡超脫三界永離苦趣方爲自利後聽龍天推
出建立三寶是爲利他二利具足始是出家本分事
禪人今日出家曾知有此事否曾知有生死大事否
如何是生死卽今現前五蘊身心集下無量劫來種
種貪嗔痴慢憎愛習氣種子日用心心起滅造業之
心元是如來佛性光明種子今被無明煩惱蓋覆日
用而不自知者是以迷此佛性便是生死悟此佛性
頓斷煩惱脫離生死是真出家兒如此看來出家乃

大丈夫了生死事非享安逸貴高自在而已也不肯
修行不求明心見性是爲虛消信施返招來世酬償
之苦何出家之有禪人自思何緣何幸得遇明師度
脫安居名山道場法侶和合又何幸遇善知識指引
開導若不深生慶幸大生慚愧決志修行求出生死
是爲自棄如到寶山空手而回豈不哀哉禪人若肯
發志修行最先要將從前一切煩惱憎愛習氣一齊
頓斷單單志求了生死一着單將一句阿彌陀佛蘊
在胸中如已命根心心不斷念到花開見佛便是了
生死真正出家之時節也若不以老人之言發起真

實信心是爲避溺投火此生錯過豈有出頭時節汝
切自思自勉毋忽

示半偈聞禪人

有引

禪人少習舉子業有出世志四十棄妻子禮紫柏
老人之弟子果清湛公祝髮于歸宗歸宗乃昔諸
尊宿建法幢之禪窟有如來舍利在焉是知禪人
出家之緣勝所居之地勝第未發勝心耳歸宗久
廢紫柏大師過其地慘然悲酸見枯松半折斤斧
大師愍而呪土擁之異其重榮以卜道場之再建
不數年其松皮骨皆完於是湛公毅然重興遐邇

聞之莫不仰異景從喜得居士那來慈矢心唱導
極力贊揚又數年感 今上賜御藏以光名山由
是殿閣遂成而堅音長老募造毘盧大像以奠安
之自此三寶已具其二獨僧寶未集不足以揚法
道耳禪人出家之八年適老人自南嶽來游目其
地禮舍利於金輪峯頂觀其山川之秀拔恂其恢
復之艱難其殿閣雖成而禪居未就猶然荒寂中
也來慈固苦心護法其力行乃吾徒事老人思之
若僧徒不勇往爲之則負建立之意恐紫栢寂光
有靈定不瞑目也因是致懇勸發大衆而堅音與

禪人爲之綱領苟不奮勇先登何以克全佛祖之
家業乎禪人聞說頓發勝心普化大檀莊嚴佛土
卽荷錫出山濱行請益老人欲堅其願力乃歡喜
而示之曰

汝雖出家然猶未聞出世之行耳昔吾釋迦本師捨
金輪王位匿影雪山六年苦行以成正覺爲人天師
其實久遠劫來廣修福慧故曰三千大千世界無有
如芥子許不是菩薩捨身命爲衆生處至若施頭目
腦髓如棄涕唾如此非一劫二劫乃至無量劫來世
世生生如此苦行方纔博得相好身土微妙莊嚴卽

今末法弟子一鉢盂飯皆是如來身命骨血換來留
與兒孫受用由是觀之五徒出家衣食現成安居受
用豈易消受哉苟不思報佛恩體佛心行佛行者則
名雖出家實資三途之苦具耳爲佛克家之子者必
須深遵佛戒行佛行理佛家事乃名佛子所謂鉢佛
心者大慈悲心是行佛行者忍辱心是佛家事者廣
行六度成就二嚴建立三寶弘揚法化是若不如此
非佛弟子是爲賊人盜佛袈裟自滋苦本如此出家
有何利益以是之故勸禪人發無上心廣行佛事以
報佛恩國恩親恩及檀越供養之恩以成出世之行

耳所言福慧二嚴者以志悟般若種子了達自心妙
契佛心此名爲慧廣修檀度莊嚴成就衆生此名爲
福故曰福慧兩足稱二足尊故今勸禪人第一要志
求般若了悟自心以出生死之苦海次要廣行衆行
普化十方莊嚴佛土以成淨土之淨業除此二行無
可修者不修二行非出家兒以教化衆生卽是莊嚴
佛土何也以大地衆生沒溺貪欲之苦海畢造生死
之苦業長劫沉淪無由自出故感三界三途之苦具
所賴三寶爲福田以種般若之種子以爲他世自受
用之因緣然須必假僧寶以開導故吾徒佛子能化

一人發勝心破慳貪則一人淨自心嚴一人之佛土
化多人則嚴多人之佛土苟能化大地使人人發心
則圓成人人之佛土是則轉穢土而成淨土變苦具
而爲樂具豈不爲最上殊勝之妙行哉如此則以有
限之身心成無邊之佛事捨已從人化工歸己菩薩
妙行無踰於此而出家之能事又何外於是此則所
捨於己者小而利潤於人者大由是而光三寶建佛
事使見聞爲種普益未來則道不朽而化利無窮如
此廣大熏修之業圓滿最初起發一念歡喜心耳禪
人又何憚而不爲乎禪人行矣執老人片言以往便

是豪傑之士頓發廣大之心如廣額屠兒放下屠刀
便作佛事亦如八歲龍女獻珠之頃卽證菩提自有
能破慳囊如揮糞土成汝願力者禪人勉旃萬無怠
惰

憨山老人夢遊全集卷二終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江州佛弟子左春魁同男左克勤發心刻
愍大師法語第二卷計字貳萬參千八百零

二個該銀壹拾壹兩玖錢整
五乳峯侍者廣益編對 海陽鄭一相書

海陽汪高光刻
崇禎己巳年夏日匡山木石庵識

憨山老人夢遊全集卷之三

東海那羅延窟侍者福善日錄

法語

示歸宗堅音慈長老行乞莊嚴佛土

匡山金輪峰頂有釋迦如來舍利乃法身常住之地
從昔諸祖建大法幢於其中先後三十七人其間發
明心地超脫生死者不知其幾是知茲山之靈誠震
旦之祇桓西江之驚嶺也第法運遷訛與時升降以
致琳宮梵宇委墮荒蕪蓊徃紫栢大師遊履其地志興
復之精誠冥感枯樹迴榮兆亦奇矣於時有弟子法

湛果公志存紹述誓圖鼎新而堅強不拔之願如康會之求舍利於建初也未幾果感 今上賜御藏以鎮山門時則舍利出現大放光明山川震吼艸樹呈祥誠末法希有之勝事老人於丙辰秋自南嶽來禮如來舍利瞻依奇絕俯仰興懷但見殿閣莊嚴大有未備若中道而餒無異昔在荒荆也豈龍神呵護之意乎第以本發心檀越那來慈者願大而力弱是在吾徒沙門釋子之責故勸堅音慈公發廣大心作難遭想當布五體捨四大以作莊嚴況有十方昔在靈山受囑之宰官居士願王在也何不普請羣集以成

就勝事庶不負慈父之以家業託也慈公聞說大生勇猛乞老人一語以爲前茅老人笑曰無庸此也法界海會蓮華藏中無邊佛刹微妙莊嚴盡在大心菩薩一念中現圓滿具足無欠無餘全在一念感發之力耳正如彌勒樓中含攝無量佛刹所以善財至前而不見者要假大士彈指之力耳是則老人之言如向閣前一輕彈指其莊嚴佛土但肯開門一時頓現又何假余力哉公徃矣幸無怠

示歸宗執事

歸宗爲匡山首刹乃歷代祖師之法窟自耶舍尊者

持釋迦法身舍利從西域來負鐵建塔於金輪峰頂
此悲願之力何其深也右軍捨宅以當布金心何廣
也想前諸祖說法何其盛也世運遷訛珠宮梵宇墮
於荒榛何其慘也叢林巨材天於斧斤何其忍也獨
遺孤松售以斗米何其獨也適有乞兒憐而贖之何
其仁也樵夫剝啄根株將折何其苦也爰有大師適
來見之呪石作膚以冀重生以小興衰何其猛也寒
暑未三肌骨長完何其應也續有湛公用發大心志
在恢復何其勇也護法檀那風聲感召何其集也剪
削捨礫化爲金碧不日成功何其速也乃啟幽局法

身重現光明赫奕四衆欣覩何其幸也山搖地動六
種吼聲其應如響何其捷也觀此瑞事觀其因緣種
種非一何其勝也居士護法秉金剛心捐捨四大何
其堅也老人覩此無上福田何其痛也今住此地飲
此水食此食而不發無上菩提護法心者不唯非出
家兒實爲地獄種子也余實憐居士護法之心愍道
場未了之緣特爲讚揚勸諸僧衆各發肯心同心一
力輔弼道場志在成就圓滿功德故量材選職以授
其事自今以後諸人但思古人建立之艱難當念重
興之苦心檀越護持之堅志各宜增益勇猛若於其

中倫安養懶攪衆亂羣壞法破僧者是自取地獄之苦但能捨身助揚者卽種成佛真因不負出家之志矣宜各勉旃

示王自安居士捨子出家

新都王自安居士有子應辰幼業儒列諸生間有文行衆皆屬望一日思生死事大發心出家遂自剪髮走匡廬禮雲中敬堂和尚時丙辰夏余自南嶽來茲山避暑於金竹適遇居士訪若子而至以天屬至情有難割愛者余因而示之曰舉世父母所望於子者欲其榮名顯親也故以三牲五鼎之養爲盡孝殊不知養愈厚苦益深是累其親非真孝也故吾佛世尊薄金輪而不爲捨父母棄王宮苦行於雪山六年成道爲三界尊人天之所宗仰苟不捨至貴割大愛何以博長劫不朽之繫乎况稱之曰大孝釋迦尊累劫報親恩此非以了悟無生普度衆生爲報地乎故佛說大戒首曰孝名爲戒謂孝順父母孝順師僧三寶孝順至道孝順一切衆生故眞學佛行者將視一切衆生爲已多生父母豈一生之親而不報乎弟恐出家不知其本也今若子以志悟無生爲根地吾信其心矣但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若果決其

知養愈厚苦益深是累其親非真孝也故吾佛世尊薄金輪而不爲捨父母棄王宮苦行於雪山六年成道爲三界尊人天之所宗仰苟不捨至貴割大愛何以博長劫不朽之繫乎况稱之曰大孝釋迦尊累劫報親恩此非以了悟無生普度衆生爲報地乎故佛說大戒首曰孝名爲戒謂孝順父母孝順師僧三寶孝順至道孝順一切衆生故眞學佛行者將視一切衆生爲已多生父母豈一生之親而不報乎弟恐出家不知其本也今若子以志悟無生爲根地吾信其心矣但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若果決其

志不唯報有餘卽養亦有餘也何以見之且世之所
謂孝者將以功名博牲鬲爲養以娛親也況功名見
制於造物牲鬲有待於所遇無論得之而貧苦且舉
世求之而未必盡得得之而未必能享抑有功名而
不祿者亦有父母而不能待者亦有待之而不樂者
物之不齊也豈人情可必然哉以其聽命而不由已
也今有志於大道者求之在我而享之亦在我今若
子操必得之策懷至樂之養使其親終身享之而世
世不盡者此難與世俗比也居士能捨其子聽其志
自今已往若子旣潛形於山谷以大道爲懷居士亦

懷德

卷之三

四

謝塵緣忘形從子於山中以出世爲心旣能割愛又
能超塵有所樂地卽艸衣木食而錦繡耳旨不易也
其子日夜惟道是念朝參暮叩卽班衣戲彩無加也
水流風動經聲佛號非繁絃急管可厭也明燈清香
昏曉不斷非腥膻臭穢可比也千丈寒巖三間茅屋
視高堂廣廈卑卑也但願其子早悟無生將以獻其
父父亦因子而印其心是其父子相慶共成無上之
道已享不世之榮名此必得之事也其視一官之封
一言之褒而不必者文如雲泥天壤矣此居士所捨
者小而所博者大若子所逆者薄而所順者厚矣豈

五

卷之三

五

不爲世之大孝乎回視世俗之情不啻大海之一滴
大地之一塵耳故孟子言仁義於齊王且曰無如我
敬王况大道乎居士欣然奉教請詔名願執爲弟子
老人命之曰福至言其福自今而至也字曰大來謂
所捨者小所來者大矣故書此以爲若子法門券

示靈源覺禪人

禪人住廬山歸宗有年謂自知根器下劣不能一超
直入但發願願此生盡命誦妙法蓮華經萬部請乞
證盟未審此行與叅究功夫同異何如願聞示誨老
人因示之曰諸佛說法譬如食蜜中邊皆甜本無取

捨差別但由學人欣厭不同故有異耳所以吾佛出
世持爲開示衆生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直指單傳
亦祇令人了悟此一大事因緣更無別法所言一大
事者卽指衆生本有之自心名爲佛性種子耳是知
經乃佛所開示之路禪乃欲人循路而行故持經而
不悟心與叅禪而不見性者揔非眞行六祖云心迷
法華轉心悟轉法華由是觀之持經與叅禪豈有二
耶是在學人堅持久長不拔之志持經卽叅究叅究
卽持經所以經中佛意苦求末世持經之人斯豈求
循行數墨者耶且云持此經者舉手低頭皆已成佛

與宗門咳嗽掉臂是祖師意有何異耶摠之貴乎眞實行持經妙在忘言參究只在忘心心言既絕則佛祖鼻孔一串穿却所謂歸源無二路古人參究必拚三十年苦心今經萬部非三十年不足禪人苟能持此一念三十年住山不異佛祖定爲摩頂安慰矣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切不可作二法會也禪人果能辦一片死心從今日去向青山白雲之中數椽茆屋吊影單棲痛將身心世界一齊拋却晝夜孤明一念專持此經當於紙墨文字之外洞見佛心了知大事因緣只在當人日用見聞覺知食息起居不離道場所

謂佛子住此地卽是佛受用經行及坐卧常在於其中如此則靈山一會儼然現存不離當處而頓證無生則是心悟轉法華也

示蘄陽宗遠庵歸宗常公

常公有志向上事專持法華經聞老人至匡山因匍匐而來相見於東林自陳誦法華經於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於此懷疑不知如何是一乘如何是方便假名願垂開示老人謂之曰所云一乘者乃一切衆生之本心吾人日用現前知覺之自性也以此心性是一切聖

凡之大本故說爲乘乘者是運載義然此心卽是吾人日用六根門頭見聞不昧了了當當不被塵勞妄想之所遮障光明普照靈覺昭然卽此一心是佛境界則運至於佛若以此心廣行六度攝化衆生不見有生可度亦不見有佛可成如是一心卽菩薩境界則運至菩薩卽以此心觀諸四諦能斷愛染煩惱苦因高超三界證寂滅樂如此便是二乘境界則運至二乘若以此心精修梵行四禪八定則是四聖四禪境界則運至梵天能修十善斷上品惡則感六欲諸天境界則運至諸天若迷此一心恣殺盜淫斷佛種

性則感三途劇報則運至三惡道中是故佛說三界唯心除此一心無片事可得唯此一事更無餘事故說一乘非此心外別有一法可說也若心外有法是爲外道邪見非正法也若了此心則知三賢十聖及一切衆生皆一心之影響道是假名則知佛所說三乘十二分教隨機施設皆是假名引導衆生元無實法與人也種種方便皆爲開示此心不是更有異法爲衆生說也不唯佛是方便卽末後拈華迦葉微笑及達麼西來單傳心印亦是方便所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若言直指早是曲矣蓋諸祖垂示機緣皆爲

吾人不能頓了自心不得已而曲垂方便若於佛法上起種種知見及於諸祖公案上起種種分別皆是邪見外道種性非正見也故末法學人不達自心專向外求到底絕無真實受用及有志叅究向上事不知本來無法不了自心一味真實更要別求玄妙如此用心不唯正眼不明抑且墮落外道邪見名雖學道不知翻成地獄種子豈不哀哉老人嘗謂學人直貴真實用心自淨煩惱習氣業識種子破得一分業識便露一分佛知見達一分佛境界斷得十分業識便是十分佛境界豈有心外別將巧法逗湊將來可

爲佛境界乎禪人更莫狐疑但只了知自心卽是一乘若悟諸法但有假名便是真實工夫直須一切處不迷如此着力做工夫不必更作一種思量較計子其勉旃

示古愚拙禪人

古愚禪人自浮梁來叅金輪請益做工夫老人因問汝日用如何用心答云作唯心觀又問汝作觀時還見有境否答曰到這裏摠不見有老人曰旣不見有境將什麼唯心禪人曰某甲只是不怠能老人曰汝說唯心是以知見做工夫其實未達唯心境界古德

云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卽不生汝於現前境界還生分別否若作觀時似乎忘境逢緣依然分別逐境生心如此捺硬說唯心終是不得實證縱是忘得前境若執着唯心則是不能忘心乃忘所未忘能故心境不得混融是名智碍况未得忘境強說唯心以作實法者乎古德云緣毫未透如隔千山直饒做到心境兩忘一法不立猶是知見邊事况以思惟心作究竟想豈不爲自瞞者乎禪人今去南嶽萬峰深處諦觀水流風動鳥語山光觸目盈耳了無身心世界之相打成一片只這唯心二字亦

須拋向十方世界外更有事在若墮唯心窠臼依然無出頭分

示袁公家

佛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傳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由是而知靈覺之性物之本也人莫不具竊觀古今生人豪傑不少而聖賢不槩見者何哉蓋以習染之偏隨情逐逐而不返也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苟能自求知則聖不難矣故曰自知者明以不自知故迷日厚而心日昏苟有豪傑之士寒情而復性則聖可期而事業當垂不朽矣佛之十戒孔之四母禪之一心

皆復性之要也有志之士可不勉哉袁子道生今素亮者往通問于於曹溪知爲上根利器及余過匡山生遠候余見其所賦骨奇性敏但習重而氣高故但任習而不見性苟能奮力遠情復性則不驕不背不逆寡不雄成則器廣而不隘志堅而不移心冷氣消則可坐進此道矣則聖賢可期況事功乎與其蕩情於無當奚若祛情以養志則所造可量哉老人愛之示究心之法大似圯上之敝履耳因字之曰公寥翼其日淡於爽口也

示參禪切要

徑山禪堂小叅

禪門一宗爲傳佛心印本非細事始自達磨西來立單傳之旨以楞伽四卷印心是則禪雖教外別傳其實以教印證方見佛祖無二之道也其叅究工夫亦從教出楞伽經云靜坐山林上中下修能見自心妄想流注此實世尊的示做工夫之訣法也又云彼心意識自心所現自性境界虛妄之相生死有海業愛無知如是等因悉以超度此是如來的示悟心之妙旨也又云從上諸聖轉相傳受妄想無性此又的示秘密心印也此黃面老子教人叅究之切要處及達磨示二祖云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

以入道此達磨最初示人參究之要法也傳至黃梅
求法嗣時六祖剛道得本來無一物便得衣鉢此相
傳心印之旨也及六祖南還道明等追至庾嶺奪
衣鉢祖棄石上明提掇不起明云我爲法來祖云汝
爲法來但屏外緣不起一念當爲汝說明良久祖云
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
目明卽大悟此是六祖第一示人參究之的訣也是
知從上佛祖只是教人了悟自心識得自己而已向
未有公案話頭之說及南嶽青原而下諸祖隨宜開
示多就疑處敲擊令人回頭轉惱便休卽有不會者

雖下鉗錘也只任他時節因緣至黃蘗始教人看話
頭直到大慧禪師方纔極力主張教學人參一則古
人公案以爲巴鼻謂之話頭要人切切提撕此何以
故只爲學人入識田中無量劫來惡習種子念念內
薰相續流注妄想不斷無可奈何故將一則無義味
話與你咬定先將一切內外心境妄想一齊放下因
放不下故教提此話頭如斬亂絲一斷齊斷更不相
續把斷意識再不放行此正是達磨外息諸緣內心
無喘心如墻壁的規則也不如此下手決不見自己
本來面目不是教你在公案語句上尋思當作疑情

望他討分曉也卽如大慧專教看話頭下毒手只是要你死偷心耳如示衆云叅禪唯要虛却心把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如欠人萬貫錢債相似晝三夜三茶裏飯裏行時住時坐時卧時與朋友相酬酢時靜時鬧時舉箇話頭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管向箇裏看來看去沒滋味時如撞牆壁相似到結交頭如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要汝辦一片長遠身心與之撕挨驀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剎一悟便徹底丟也此一上是大慧老人尋常慣用的鉗錘其意只是要你將話頭堵截意根下妄想流注不行就在不

行處看取本來面目不是教你向公案上尋思當疑情討分曉也如云心華發明豈從他得耶如上佛祖一一指示要你叅究自己不是向他玄妙言句取覓今人叅禪做工夫人人都說着話頭下疑情不知向根底究只管在話頭上求求來求去忽然想出一段光景就說悟了便說偈呈頌就當作奇貨便以爲得了正不知全墮在妄想知見網中如此叅禪豈不瞎却天下後世人眼睛今之少年蒲團未穩就稱悟道便逞口嘴弄精魂當作機鋒迅捷想着幾句沒下落胡言亂語稱作頌古是你自己妄想中來的幾曾夢

見古人在若是如今人悟道這等容易則古人操履如長慶坐破七箇蒲團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似這般比來那古人是最近鈍根人與你今人提艸鞋也沒用處增上慢人未得謂得可不懼哉其叅禪看話頭下疑情決不可少所謂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只是要善用疑情若疑情破了則佛祖鼻孔自然一串穿却只如看念佛的公案但審實念佛的是誰不是疑佛是誰若是疑佛是誰只消聽座主講阿彌陀佛名無量光如此便當悟了作無量光的偈子幾首來如此喚作悟道則悟心者如麻似粟矣苦哉苦

哉古人說話頭如敲門瓦子只是敲開門要見屋裏人不是在門外做活計以此足見係話頭起疑其疑不在話頭要在根底也只如夾山叅船子問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釣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師便一槌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云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若是夾山在釣線上做活計船子如何捨命爲得他此便是古人快便善出身路也在昔禪道盛時處處有明眼知識天下衲子叅究者多到處有開發兒云不是無禪只是無師今禪宗寂寥久

矣何幸一時發心叅究者多雖有知識或量機權進
隨情印證學人心淺便以爲得又不信如來聖教不
求真正路頭只當懵懂做即便以冬瓜印子爲的決
不但自誤又且誤人可不懼哉且如古之宰官居士
載傳燈者有數人而已今之塵勞中人粗戒不修濁
亂妄想仗已聰明了幾則古德機緣個個都以上
上根自負見僧便問機鋒亦以自已爲悟道此雖時
弊良由吾徒一盲引衆盲耳老人今遵佛祖真正工
夫切要處大家商量高明達士自有以正之

示董智光

董生斯張生長富貴之室早發求出生死之心蓋夙
習般若勝緣內薰之力也先叅雲棲大師授淨土法
門未卽卒業頃叅老人於雙徑願受優婆塞戒且自
發露罪業深重願求出苦之要用何修習以滅罪愆
老人因示之曰學人卽知罪根深重古德教人隨時
消舊業切莫造新殃佛爲業重衆生開懺悔一門最
是出苦方便偈曰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若欲懺
悔者端坐念實相是爲正行此外皆助方便也衆生
自性與佛平等本來無染亦無生死去來之相但以
最初不覺迷本自性故號無明因無明故起諸妄想

種種顛倒造種種業妄取三界生死之苦是皆無明
不了自心隨妄想轉如人熟睡作諸惡夢種種境界
種種怖畏衆苦難堪及至醒來求夢中事了不可得
是故衆生墮在無明夢中隨妄想顛倒造種種業自
取諸苦醒眼看來諸顛倒狀豈可得耶卽今現在無
明夢中如何能得消舊業耶須是以智慧光照破無
明的信自心本來清淨不被妄想顛倒所使則諸業
無因以妄想乃諸業之因也此何以故由無始來迷
自本心生生世世以妄想心造種種業業習內積八
識田中以無明水而灌溉之令此惡種發現業芽是

爲罪根一切惡業從此而生今欲舊業消除先要發
起大智慧光照破無明不許妄想萌芽潛滋暗長若
能妄想起處一念斬斷則舊積業根當下消除所謂
不怕念起只怕覺遲覺照稍遲則被他轉矣若能於
日用起心動念處念念覺察念念消滅此所謂眾罪
如霜露慧日能消除以無明黑暗唯智慧能破是謂
智慧能消除也若晝夜不捨勤勤觀察不可放行但
就妄想生處窮究了無生起之相看來看去畢竟不
可得久久純熟則自心清淨無物無物之心是爲實
相若常觀此心又何妄想可容積業可寄耶如此用

心是名觀照三昧若自心煩惱重無明障處不自覺知如此則古德有教學人叅究卽將念佛審實公案正當着力提起一聲佛號橫在胸中卽便審究這念佛的畢竟是誰如是隨提隨審並不放空將此疑團橫在胸中如已命根更不放捨一切動靜閒忙去來坐立唯此一事更無餘事如此用心纔見妄想起時就將此話頭一撥則當下粉碎一切妄想自然掃踪滅跡矣以此話頭如日輪當空無幽不照只恐心力懈怠不肯着實提撕故不能敵妄想耳若敵得妄想消處便是舊業消滅時也捨此一着更向心外別

求則諸佛出世亦無懺悔處此在自力非他力可代也若惡習強勝力不能敵者在昔佛有明誨若修行人習氣不除應當一心誦我無爲心佛所說心呪此實格外方便也以各人藏識潛流習氣深厚智力不到不到之地必須仗佛心印以密破之譬如難破之賊必請上方之劍此須早晚二時自取方便唯以叅究工夫爲第一義耳老人以此指示大似與盲人拄杖子其實行在已躬非師友可代也以居士志歸法門故名之曰福覺要以覺照爲行本也字之曰智光非智慧光又何以破癡暗耶但須覺照不昧智光現

前便是了業障出生死之時節也

示聞汝東

維摩居士住毘耶離城家居盡屏所有獨寢一室以示疾說法卽文殊等三十二大士窮其舌辯不能當杜口一默此從古在俗第一善作佛事者也老龐盡散家資從馬祖得西來大意乃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此又善學維摩者也汝東居士其以二老作知識乎

示徑山堂主幻有海禪人

佛祖一心教禪一致宗門教外別傳非離心外別有

一法可傳祇是要人離却語言文字單悟言外之旨耳今叅禪人動卽呵教不知教證一心乃禪之本也但佛說一心就迷悟兩路說透宗門直指一心不屬迷悟要人悟透其實究竟無二如來藏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不可得此豈屬迷悟耶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六祖云本來無一物卽般若無五蘊根塵識界及出世三乘之法也以無所得故得菩提與覓心了不可得豈二法耶是知教說一心所多者凡情聖解耳叅禪頓破無明是絕凡情也悟亦吐却是絕聖解也斯則禪呵知解而教未嘗不呵也今叅禪人從

教迴心者不能忘知絕解提話頭不能忘情絕跡皆在所呵何其毀教謂不足取耶今棄教參禪者果能先解本無凡聖不屬迷悟是爲見地依此參究當人一念若存絲毫情見及玄妙知解總是未透皆生死邊事豈可便以爲得耶今無明眼知識印證若不以教印心終落邪魔外道但不可把佛說的語言文字及祖師玄妙語句當作自己已知見必要參究做到相應處如經云一切煩惱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如此便是頓悟的樣子不是將煩惱習氣夾雜知見當作妙悟也亦不是別有只是消盡煩惱習氣露出本來面

目耳故云悟了還同未悟時依然只是舊時人不是舊時行履處豈不見夾山未見船子時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時道吾在座不覺失笑旣見船子後道吾遣僧往問如何是法身山仍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山仍曰法眼無瑕僧回舉似道吾云云這漢此回方徹此便是伶俐座主棄教參禪的樣子也海堂主久親教乘今棄所習單求向上一路且看夾山前後兩轉語一般道吾爲甚肯後不肯前試看不肯在甚處肯在甚處這裏定當得出管取教意祖意一

齊吐却他日便可把一大藏教一口吸盡字字化成
光明藏也葛藤不少珍重珍重

示徑山西堂靈鑒智禪人

承教有言一切法不生我說剎那義初生卽有滅不
爲愚者說古德云悟無生者方見剎那然既悟無生
又何有剎那之可見若見有剎那則非悟無生今何
云悟無生者方見剎那是則無生剎那一耶異耶佛
依不生說剎那則非異矣祖師云悟無生者方見剎
那則無生剎那又非一矣若離一異求之則無生意
亦繫驢橛矣瀉山云今人一念頓了自心名之爲悟

卽以所悟淨除現業流識是名爲修然流識者謂微
細生滅卽剎那心也言悟後而修則是悟而後見也
且悟後方見剎那則前悟者非真無生明矣今參禪
提話頭雖云着力而微細生滅流注潛行如石壓艸
黯然不見若不斷生滅如何得悟無生若非無生又
何以敵生死若悟而後見則世尊依剎那而說無生
又爲剎法矣西堂飽餐教義今棄所習單提向上一
路於此試定當看但不可作義理和會亦不可向意
解中求能於一念剎那中頓見無生則佛祖鼻孔一
串穿却

示知希先山王

山王久棲講肆從少林叅諸祖機緣今盡屏所習單
提向上一路吊影幾徑適老人來因拈香請益老人
示之曰此事人人本無欠缺圓滿具足所以日用不
知不得受用者直爲無始惡習種子積劫薰染根深
已是難拔今又新薰言教文字祖師公案種種知見
更增一重障礙雖要求明自己轉求轉遠此何以故
只爲昧却自己向他取覓耳以積生煩惱習氣名煩
惱障玄妙知見名所知障若二障消除本體自現今
叅究向上事先要將從前所學一切文字語言玄妙

道理名爲雜毒盡情吐却單提本叅話頭重下疑情
斬斷妄想煩惱根源使內不得出外不得入前後際
斷中間自孤只有一箇疑團作自己命根疑到疑不
去用力不得處一覷覷定看他畢竟是箇什麼看來
看去捱來捱去自有倒斷時也但存絲毫知見於中
便隔千里萬里矣但看初祖云心如牆壁可以入道
便是歸家第一條路也若心不肯死疑不切當則千
生百劫終在途路耳山王但將精神收向此中管取
他日得處定不是之乎者也可到萬萬勉之

示高璞恩山王

古德教人參禪做工夫先要內脫身心外遺世界一切放下絲毫不存單提一則公案話頭如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或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或審實念佛的是誰隨舉一則橫在胸中如金剛王寶劍將一切思慮妄想一齊斬斷如斬亂絲內不容出外不容入把斷要津築塞咽喉不容吐氣如此看力一眼觀着這提話頭的畢竟是個甚麼如此下疑疑來疑去疑到心如墻壁一般再不容起第二念纔有妄想潛流一觀觀見便又極力提起話頭再下疑情又審又疑將此疑團扼塞之心念不起妄想不行時正

是得力處如此靠定一切行住坐卧動靜閒忙中咬定牙關決不放捨乃至睡夢中亦不放捨唯有一念話頭是當人命根如有氣死人相似如此下毒手斷挨方是真實參禪用工之人用力極處不計日月忽然冷灰豆爆便是大歡喜的時節若悠悠任意一暴十寒恐終無得力時也由主有志向上事當以此自勉

示乘密顯禪人

學人日用觀四大如影觀目前如夢事觀心如急流觀動作如機關木人觀音聲如谷響觀境界如空華

作是觀時無我我所無動我者無作爲者去來坐立無起無止應念無生是名人無諍三昧

示覺一珪禪人

今之學人多知有向上事發心參究將古人現成公案隨舉一則作話頭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將此一則橫於胸中如金剛王寶劍一切妄想情慮當下一齊斬斷不留寸絲如此二六時中念念斬斷不被妄想瞋昧起處便見一見便斬更不隨他掉弄如此斬截雖是好手須知猶被話頭障礙無發悟之期若能就於斷處更下疑情要疑這妄想畢竟從何處起滅

向何處去正當妄想不生時一眼覷定畢竟要見他下落如此着力只在一念不起處鑽鑽來鑽去久久不移如老鼠咬棺材自有透脫時也若但有一念向佛祖言教公案玄妙道理上起疑是錯用心怎麼驢年亦無出頭分也禪人有志當從此入

示曇衍宗禪人

宗禪人少遊講肆習性相義久之忽以不見自性起疑因慕禪宗諸祖向上機緣遂盡屏舊習單提一念已躬下事參究有日未有所入適遇老人至雙徑拈香請益因示之曰古人云不貴子行履只貴子見地

所言行履者趣進工夫也見地者了達自心爲行本也行本不明則趣操失旨故叅學之士以見地爲先所言見地者乃的信自心本來清淨了無一物不獨凡情聖亦不立但因無始無明自蔽妙明故起種種顛倒妄想分別造種種業譬如醒人無事忽於睡中作種種夢夢中苦樂等事宛如現前及至覺來求之了不可得是謂無中生有豈實法耶但痴人顛倒執爲實有此乃見不徹也及佛出世說種種法乃破夢之具耳亦本無也而學佛法者又執爲已實有之法此乃夢中增夢耳今叅禪之法無別妙訣直是打破

夢想顛倒若了知本無的信自心清淨無物則達妄想非有了妄不有則知佛法破妄想者亦本非有佛法是藥妄想是病若藥病不立則本跡安然如此則知藥病皆病今叅究所提古人無字公案乃攻藥病之藥也是謂以毒去毒若知本無物則叅之一字又下一毒也豈可將此作玄妙會耶若不信自心縱叅亦是誤服毒藥禪人能信之乎當於一法不立處叅

示顧山子

余居雙徑之寂照適居士顧子來叅扣其業曰事形家次至化城因指點山水談造化之精妙超乎形氣

蓋得其精而遺其麤者因詰之謂嘗見悟一篇謂作者亦奇人也是篇乃余門生周子所述余嘗序之且曰一乃萬物之本造化之蘊也故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以爲天下正正則不滑於邪而固其本也然人與物理與氣心與形均一也一得而衆理歸之語云識得一萬事畢故吾徒叅玄之士必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斯則歸一可知一之所歸則不可知也今夫人者萬務交固萬慮攻心紛紛擾擾竟莫之寧乃不識一之過也居士旣能觀天地造化之歸一而不識身心性命之歸一是知二五而不知

爲十也苟知性命之歸一則萬化備在於我矣可不務哉

示譚梁生

譚生根器最利蓋從夙習般若中來然般若乃衆生佛性各各具足而根有利鈍之不同者良由五慾習氣有厚薄之不等耳其利根者因久習般若淨除染汚習氣及至今生聰慧明利而人不知返將利根聰明作染汚惡習之資是名顛倒也以般若內薰故時時有出塵之志且曰我至某時待世事了畢卽去學道此等見識舉世皆然以有將來之念故目前種種

應緣境界由抱未來高尚之志視爲不足爲亦不屑爲以此虛想返增貢高我慢之心謂他人無此心皆傭品耳而自已將目前放過世出世間二者俱失虛送光陰及至將來未必可如初志也且又心不檢細行情存鹵莽以我見作高明此尤誤之甚也如此喚作有志氣返不若三家村裏田舍翁他無別想歲歲生涯不缺可不愧哉聖人教人不躐等故曰素位而行老子曰誇者不行惟今既有此向道之志就從今日切切仔細就規矩上做將去將一片真實心學道不染汚的現前行將去若目前時時刻刻不放過則

將來不脫空若目前以虛想空頭且待將來是涉河求井而止渴也豈不愚哉譚生請直看目前不虛放一着便見平生下落

示曹居士

凡民日用不離見聞覺知而聖人亦然其用既同而有聖凡之別者在知與不知之間耳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學人復聖工夫只在日用不知處求其固有之知若見本有之知則一切聲色貨利了然不被所惑如是則遇境逢緣如鏡現像無一物可動於中矣此入道之要門也

示馮延齡

學人向道第一要怕生死次要知生死根生死根者卽日用現前種種憎愛取捨我慢貪嗔痴業是旣此是生死苦根發心要斷更無他術只是起時就照見定不容他起當不起處則當處消滅消滅時更不相續如此用心念念不放過心心不昧其知自靈知若靈則觸境不牽心觀心心不附境心境不到則生死無容寄矣如此用心不必別求玄妙

示寒灰奇小師住山

奇先禮達大師求出世法師許可令叅老人爲之耀

染以學無常師也依老人數載以刻大藏因緣復歸本師執勞此大役非一日矣今以老病覓大休歇場意卜之無當也適老人以達師入塔因緣來雙徑見奇氣雖弱而心力更强以向十餘年來得單提向上一路少有巴鼻但欠固地一聲耳談及歸休地老人示之曰盡大地是寂滅場唯在學人肯放下處便是休歇地耳又何從他覓哉古德云不離眞而立處立處卽眞良由自心生滅一向循情種種取捨故頭頭障礙三祖大師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又云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若不如則窮盡十方無可休之地矣老

人觀此雙徑乃八十八祖說法地大慧禪師乃古今
禪門老將亦歸宿於此卽汝本師和尚脚跟遍海內
立足無卓錫畢竟以刻大藏因緣故得埋骨與大慧
同坑此何等因緣哉况汝隨本師願輪刻經於寂照
開山皆汝用命之地卽汝放捨身命處也又何捨其
本而他求耶老人知汝不能放捨者乃我見未忘非
懶病也以淨法界中佛祖衆生大家有分獨我見者
不能入若見有我則視佛祖皆是人相人與我相對
如此則終無可避之人亦無可休之地矣汝自不休
則無地可休汝若肯休則當下便休一切放下方爲

大休休則佛與衆生皆卽避影亦無地可容渠矣汝
求向上一路雖云奇特不若放下平貼耳古人云家
邦平貼到人稀若到平貼地則佛亦不做更何向上
可求耶

示石鏡一禪人

古人爲生死大事不明走向山中吊影單棲專爲究
明已躬下事故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不是養懶局
安閒任意度時也必欲究此大事只可運糞出不可
運糞入直須將妄想惡習文字知見一齊吐却放得
胸中乾乾淨淨了無一法當情只是一個話頭作自

已命根古人三十年不雜用心正是此耳若今住山
任意悠悠隨情放曠妄想起來又要逗湊幾句詩作
兩首偈當悟的道理消遣日子如此只是一個養懶
的痴漢如何喚作住山人耶不唯唐喪光陰抑且
虛消信施挨到臘月三十日將什麼見聞老子耶不
是將一首詩一首偈便可抵得他過也禪人當思爲
甚住山畢竟要討個下落方不負百劫千生一遇之
勝緣古德云三途地獄受苦者未是苦也向袈裟下
失却人身誠爲苦也可不念哉

示太素元禪人

凡學人先習教乘廻心向上一路雖是有志無柰藏
識中有新薰文字雜毒習氣舊薰貪瞋痴愛煩惱習
氣内外交攻最難打疊要放放不下要斷斷不得要
止止不住因此要提話頭如水上葫蘆過捺不下只
管與之打交滾最是難下手及下手不得便打退鼓
了也如此乃是沒志氣無力量人說甚參禪如今初
心只管將心内外一切道理知見及妄想思慮一齊
放下放了又放放到無可放處方纔提起一則公案
話頭如趙州無字橫在胸中因甚道無重下疑情若
疑情得力則妄想不起若纔見起時切不可與之作

對將心要斷他亦不得將心止他亦不可相續他但只覷見便撇過一撇便消息急急提起話頭深深看覷則彼妄想自然掃踪滅跡矣此是初心下手做工夫的訣若話頭純熟妄想自稀不作障礙久久疑情得力妄想暫歇時便得一念歡喜也得些歡喜處不可當奇特但從此好用功耳禪人棄教從禪初心最難故以此示之切不可視作小事

示恒河智禪人持法華經

禪人出家浮渡久執侍澹公得任持法門居化城有年化城乃刻大藏地爲海內法窟禪人力任其常住

綱維百務衆多歸之老人適來雙徑禪人作禮請益願持法華經老人因示之曰佛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開示一切衆生佛之知見令其悟入所言佛知見者乃衆生本有之佛性也今被無明封蔕而爲妄想知見故日用見聞知覺隨情造業以取生死之苦不自覺知故勞我釋迦大師特特出世一番單爲開示此事使之悟其本有不假外求若悟此本有則日用六根門頭應緣作用者皆佛智現前名佛知見非衆生妄想知見也若悟此知見則頭頭法法皆真實用心凡一切動用諸行皆真實妙行都爲成

佛真因矣故經云乃至舉一手或復小低頭乃至一
香一華以至供養佛皆已成佛道故微因小善皆成
佛真因况身任衆務捨命爲法豈非成佛之真種乎
吾佛教人持法華經者入如來室着如來衣坐如來
座如來室者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
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禪人能奉如來三者之教乃
名真持經人若不能入此三法門則單持安樂行品
念念思惟心心願人晝夜不忘如此則六萬餘言字
字光明現於六根門頭矣若不入此法門縱能持百
千萬部但是與義作讎家豈真持經者耶若不信老

人更當請問文殊彌勒

示盛蓮生

參禪要死中發活善病要看到死處方從苦得樂病
所苦者爲愛此身試將此身看到死了燒了灑了畢
竟是誰爲受苦者

示王鹿年

王生鹿年生長淮西有力而敦義來禮徑山謁老人
乞語老人見其負義氣而有慈心因謂之曰子聞之
古有大力之人乎敵人者愚敵已者智愚者常弱智
者常勝之道也余嘗讀淮陰留侯二傳始信貧不聊

生母死營地欲其傍可置萬家志何大也見受屈於
二少年何其弱也良志爲韓乃用博浪之椎何其勇
也及見圯上老人見挫於敵履何其卑也旣而兩皆
成大業卒取封侯始知少年之不足死浪椎之不足
用也借使初無自敵之志安有今日哉是以聖人教
人以不用爲用故曰柔勝剛弱勝強易曰剛而能柔
吉之道也嘗謂項羽拔山舉鼎力雄千古及敗別虞
姬噓唏泣數行下是能敵人而不能敵已者也故聖
人直示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古今學者皆知克己
之語而不能作勝己之業豈智也哉王生有力於此

當不墮凡夫數可耳

示在顓侍者

顓侍者生於西蜀少沉賤後幸般若之因不昧小小
卽知叅妙峰大師發出世心亦夙種內薰而使之然
適遇澹居和尚入蜀時顓執侍直指徐公素喜其信
心遂命禮澹和尚求出苦法薙髮爲沙彌老人來雙
徑顓克侍者日夜精勤無怠心老人初憐其蠢蠢時
時激發以時聞老人開示衲子而顓亦睂間津津動
色是知衆生佛性種子待時而發也因請益老人乃
開示以念佛審實誰字公案教其叅究顓亦能領荷

第恐無決定爲生死心不能拚命到底又恐夙習惡知惡見中道遮障流入邪網除此二病則單提一念晝夜六時緊抱疑團卽二三十年不悟不休縱今生不悟將作勝因來世出頭便知此事雖經多劫亦終不失正因種子也若立志不堅用心不切別起邪思不但辜負此生卽千生萬劫亦無出頭分也

示在介行者

紫柏老人全身荷負大法欲建法門中興之業故刻方冊大藏經此一段大事因緣非小小也任其事者屢難其人末後全付擔子與澹公一肩荷之此力量

又非小小經既刻而貯不得其宜則復化城之功又非小小化城復非一手一足之力而奔走效力衝寒冒雨晝夜惶惶而不息者此固多人所聞侍者在介事事賈勇先登不避艱險其功居多此又衆中之尤難者以其輸忠效力也嘗謂世人未有無所爲而樂用者卽古豪傑皆然况其他乎憶漢高帝天下旣定功臣未封忽見沙中偶語問子房子房曰此從兵戈中冒矢石經萬死一生者皆欲得尺寸之封今未見封故偶語耳於是卽封之此古昔用人之格也今觀介侍者初心無他圖圖出家耳今奔走七年化城定

矣大法已得所矣其居功者寧無偶語乎老人謂今當可以如來之賞而賞之也介侍者即以老人得如來之大賞若不能奉如來法持如來命行如來事萬一破戒壞法如來亦有三尺在也當勿以輕心易心而以得之不難也慎之哉

示在淨沙彌

佛說二十難中云得人身難生中國難得遇佛法難親近善知識難生正信難此五乃難之難者淨沙彌已具其四所欠者唯生正信耳今幸出家得遇大善知識爲依歸又渾身跳在佛法大海此何修而得何

緣而至若不奮發勇猛生大正信將此一片幻妄身心洗得乾乾淨淨拚一條性命志出生死廣修萬行以結成佛無上之大緣豈不當面錯過耶既到寶山不可空回若不發心竭力是爲空回豈不可惜多生善根種子耶古得云三途地獄受苦者未是苦向絮縈下失却人身誠爲苦耳佛言心如絃直可以入道所言絃直者謂無委曲相也如何是委曲相謂機械巧心偷心垂心覆過心無慚愧心懶墮偷安心見人過失心貢高我慢心自是非他心不生孝順心無慈愍心總之一切不善心皆是自心之委曲相也今要

發心只須將前一切心盡行掃除時時檢點念念照管不許放行恐不能頓斷但將古人一則公案橫在胸中習氣發時便提此話頭與之撕捱久久純熟則心自條直而道念日增行門日進心地日明如此一生始謂不虛度也不然待生死到將何以抵對耶沙彌當自思之切不可作等閒輕意放過

示性田徒海耕行者

歷觀古之豪傑涉艱難困苦操長遠不退之志者槩不多見其人若晉五臣從重耳亡在外十九年無怠心者蓋亦日夜望咫尺之封且垂不朽于竹帛耳此

乃名利牽心故忘身從事此古今世人之常情也若田道人者從達大師二十餘年寢食俱廢兢兢一念未嘗少怠小有過差痛責重杖居常兩腿如墨竟不起一怨心出一怨言以至犯大難願以死從事在寂寞苦空門中竟何所圖乃能精進堅強不拔如此哉由是觀之較古忠臣義士所絕少者今於道人見之矣王太史談之甚悉余曾目擊其人與行事不謂能徹底也及死得從塋大師於雙徑余謂此一坯土不但俗人卽僧徒亦不易得是於法國土中已得茅土之封也非亡身血戰何以有此臨終以此卷付其徒

朱道人今澹公爲名曰海耕亦法門功臣世業之券也豈小緣哉

示澹居鎧公

古之忠義之士非有大力不足以任大事其力有心力有氣力語曰志至焉氣次焉志爲心氣爲形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言持與無暴是欲各有其養也以形太勞則枯精太勞則竭神太勞則歇莊周所言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智者殆而已矣此言過用而不知所養也故老氏有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嗇者有而不盡用也養形謂治人養性謂事天吾佛所謂

六根奔於六塵之境久而遂勞謂是故也是知古人任大事者未有不以有餘而從事於物也如漢高帝取天下是以力也百戰百不勝及一勝卽成大事豈非善守有餘以治不足者哉今乃先大師以法門之大事付公一肩而荷之不遺餘力當百折之衝秋毫皆窮神極力以應之以其志有餘而不暇顧其形之易瘁也今也大法方半外患雖寧而內慮方殷觀公形枯而精神耗疲此關休戚者爲隱憂也苟不謝未以培其本則日見其耗况有形易化時往難復當及時休養以全其天和所謂本立而道生也以公生平

所學以明心爲格若心廣而形耿則力全而任有餘則未盡之業猶千里之行以雙息而至公必有以自處也何如

示念佛切要

在雲棲爲聞子將子與母氏說

念佛求生淨土一門元是要了生死大事故云念佛了生死今人發心因要了生死方纔肯念佛只說佛可以了生死若不知生死根株畢竟向何處念若念佛的心斷不得生死根株如何了得生死如何是生死根株古人云業不重不生娑婆愛不斷不生淨土是知愛根乃生死之根株以一切衆生受生死之苦

皆愛慾之過也推此愛根不是今生有的也不是一二三四生有的乃自從無始最初有生死以來生生世世捨身受身皆是愛欲流轉直至今日翻思從前何曾有一念暫離此愛根耶如此愛根種子積劫深厚故生死無窮今日方纔發心念佛只望空求生西方連愛是生死之根的名字也不知何曾有一念斷着既不知生死之根則念佛一邊念生死根只聽長如此念佛與生死兩不相關這等任你如何念念到臨命終時只見生死愛根現前那時方知佛念不得力却怨念佛無靈驗悔之遲矣故勸今念佛的人先

要知愛是生死根本而今念佛念念要斷這愛根卽日用現前在家念佛眼中見的兒女子孫家緣財產無一件不是愛的則無一事無一念不是生死活計如全身在火坑中一般不知正念佛時心中愛根未曾一念放得下直如正念佛時只說念不切不知愛是主宰念佛是皮面如此佛只聽念愛只聽長且如兒女之情現前時回光看看這一聲佛果然敵得這愛麼果然斷得這愛麼若斷不得這愛畢竟如何了得生死以愛緣多生習熟念佛纔發心甚生疎又不切實因此不得力若目前愛境主張不得則臨命終

時畢竟主張不得故勸念佛人第一要知爲生死心切要斷生死心切要在生死根株上念念斬斷則念念是了生死之時也何必待到臘月三十日方纔了得晚之晚矣所謂目前都是生死事目前了得生死空如此念念真切刀刀見血這般用心若不出生死則諸佛墮妄語矣故在家出家但知生死心便是出生死的時節也豈更有別妙法哉

示雲棲侍者

大師未入滅時前十九年起居食息侍者日夜周旋凡一切密行無不覩一切微言無不聞一切應機無

不達一切心事無不知是則大師之全身色相音聲
無不昭昭於心目之間卽親近數千萬衆皆不如侍
者之眞知實見者也卽今大衆人人見大師滅度只
侍者獨不作滅度想耳末法修行淨土都要說想彌
陀妙相以未得親見面目卽想亦不眞要聞彌陀說
法則思亦不眞我觀大師則彌陀之化身侍者執侍
已久豈可忘却大師又向他家求佛法開示大似迷
自己而向外馳求也是則侍者更不必作別想只想
大師如生前一一規模法範音聲語言作事威儀修
行觀念利生慈悲細細從頭至足終日竟夜一一通

想一過如此則念念想時就是彌陀出現時也纔有
一念忘却便是負恩德入生死之時老人無法可說
但以大師全身安向汝心中不可吐却便是我老漢
隱身三昧也汝諦思之

示等愚侍者

自心念佛念佛念心心佛無二念念不住能念不立
所念性空性空寂滅能所兩忘是名卽心成自性佛
一念遺失便墮魔業

示玄津壑公

公受業淨慈乃昔永明禪師唱道地宗鏡堂在焉永

明塔墮荒榛公初薙髮卽問其處遂往禮之自此常懷大振永明之道苦心勁節念念以護法爲願凡事遵永明之軌範手自行錄爲師承志法其行事雖未盡履踐而心實稟之公每受請說法所得觀施盡公於道場由是東南講主推公之行故信重者衆其移建永明禪師塔於宗鏡堂後約費二千餘金誓不募化唯遵行法華懺儀堅持其願而集者如雲功竟成一時當道若吳方伯本如王憲長帖雲靡不折節壯其行事旣而修宗鏡堂吳方伯延復吳山寶成寺鼎新之先是永明禪師以西湖爲放生池湖心有寺三

潭三塔皆廢公大遵放生之行乃築三潭重興其寺將經營建三塔皆本願焉其所爲法門之大節可以表率人天者靡不心崇之余適以達大師茶毘因緣至雙徑公過山叅禮喜其狀貌循循若無意於事者及呈淨慈志余閱之乃驚嘆曰有是哉法門深心人也心識之及吊雲棲大師將往淨慈公先料理宗鏡堂爲駐錫所余入門見其規度泓濶非拘拘於視聽之間者及禮永明大師塔觀其精妙細密經畫如法纖悉毫末無不中規合矩是知公之才堪經世慈足利生行足服衆力能護法殊非碌碌形服者非乘夙

願未易臻此余留旬日日繞千百衆人人充足法喜
內外不遺諸凡井井願指適可如不經意余以是見
公不獨有深心實具無方之妙行者未易言其所蘊
也余旣行公送別請益余因示之曰爲佛弟子人有
眞僞行有理事才有躰用心有廣狹均名僧也而就
中不同如霄壤故菩薩利生之門有多種以門觀人
有大小故佛呵聲聞爲名字羅漢斥非眞也是知佛
所最重者唯末世中護慧命者爲極難其人以處剛
強濁世自救不暇安能爲法門乎慮周身之不給安
肯愛護衆生乎故諸大乘教中皆稱能護法者爲眞

佛弟子以能克荷其家業耳佛憂滅度之後求持經
者爲難然經卽佛之法身慧命非紙墨文字也且法
身流轉五道而爲衆生是知能護衆生卽護佛慧命
故般若教菩薩法以度衆生爲第一以不住衆生相
爲妙行所謂滅度無量無數衆生實無一衆生可度
是了衆生相空也然我卽衆生之衆生也衆生旣空
我亦何有是卽我人皆空而中間事業誰作誰受如
斯則物我兩忘中間自寂三輪若空則實相如如平
等一照菩提涅槃皆如幻夢又何有佛法之可說禪
道之可修萬行之可作哉所以法華會上讚持經者

日舉手低頭皆已成佛是乃以已成之佛心作現前之衆行故一一行皆是佛行行之妙者無踰於此而眞護法蓋不出此如此是名眞佛弟子矣豈名字者可同年語耶佛言慈悲所緣緣苦衆生若無衆生則無菩提所以菩薩如大地心荷負衆生故如橋梁心濟度衆生故毘盧以普賢爲身普賢以衆生爲身若以衆生爲心是爲荷擔如來矣公試觀余言以印證其心若見自心果於法合則法外無法如空外無空若有艸芥塵毛而不舉鉢全歸法性者則是心外有法法外有心人我縱然是非未泯捨此法門更於何

處求向上一路乎佛元無法與人祖師亦願自度若存一法之見卽是自心未度自不能度求甚佛祖作擔糞奴耶耶公自此以往更須高着眼睛自檢點看莫道老僧饒舌

示了無深禪人

佛言比丘心如絃直可以入道淨名云直心是道場聖人亦云人之生也直是知佛心無別妙處只是衆生中直心人耳直則無委曲相所言直者乃一塵不立方調之直譬如弓絃之直能容何物哉纔有一念不直便是過錯能念念直則念念不容一物物不立

處則本體自現故六祖大師云常自見已過卽此一語便是成佛作祖之要訣所言過者非作事之差乃自心之妄耳以此心本無一物平平貼貼纔有一念則爲過矣一念爲過況種種惡習念念發現不自覺知豈能免過學人用心不在一念上着力則終身參學不能得真實受用以用浮想緣影爲功故錯到底耳禪人初參老人於徑山老人卽字之曰了無欲要着力於本來無一物耳送別舟中貽此勉之

示雪嶺峻禪人

學道人第一要骨氣剛次要識量大次要生死心切

骨氣識量乃夙習種性苟爲生死心現前立志三事具足是爲向道至若用心參究古人教人最初下手便要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此語學者皆知及至用心纔舉一念便落意識窠臼如何離得以多生習氣一向在身心世界裏做活計墮在五蘊區宇被他籠罩超脫不得至做工夫現出種種怪事皆此過也是須要識量廣大見處超卓先將身心世界撇過舉起本參話頭如虛空中椀子相似久久忽然虛空迸碎便是大人眼界定不是尋常默照邪禪可比也此段力量須是一塊剛骨方纔立得脚跟穩當若是軟

暖柔儒粥飯氣習者何敢傍其萬一也至於看話頭
最怕落在玄妙知見窠臼是爲黑山鬼窟纔有絲毫
玄妙知見挂在胸中或將古人言句蘊之不捨便墮
外道邪見以此中纖塵着不得着不得處便是得力
時也只須徹底打破漆桶方是真實又不可將心待
悟作欄頭板也禪人只麼用力處他日自信老僧不
欺

示劉道人

汝爲生死出家獨坐孤峯頂上十年於此何等真切
聞被魔害數十次其心不動何等忍力聞衆皆勸往

他處避之畢竟不去何等定見此必於本分事上大
有得力處既能一念如此當視四大如空華水月視
死生如夢幻若果得解脫便坐脫立亡去如其不能
就當一念不動任他刀割香塗節節肢解畢竟不動
一念方是正見正行今聞欲絕粒而死此是魔所攝
持卽當看破此念決不可如此認着不唯可惜自己
爲生死苦心抑恐令他人邪見網也幸卽安心改過
切不可如此亂作

示非石玉禪人

末法學人多尚浮習不諳真實故於佛法教道但執

名言不達究竟之旨故增益知見生大我慢是又以佛法結生死根良由最初發心不從生死上着脚亦不知生死爲何物將謂與已無干浩然夜行故不得正修行路且佛教人言言句句乃出生死法豈意今人反墮耶此非佛咎咎在學人無正信正見向未親近眞善知識指點說破耳學人方玉昔叅老人於嶺外眞實樸素旣老人東遊吳越因刻楞嚴法華新疏命玉校讐至於叅詳斟酌得老人言外之旨是知其所向往者老人今居匡廬休老異日玉能相伴於空閒寂寞之中叅究向上事當不被宿習文字作所知

障也老人行矣七賢峰頭有牛糞火煨芋以待子其念之

示袁無涯鄭白生二居士

叅禪向上一路乃大丈夫事非淺根薄信者可敢妄擬又非世俗知見及夙習濃厚者可入第一要正信正知正見爲本塵勞中人在五慾淤泥縱有超世之志無柰世間種種牽纏惡習知見內薰外誘最難入手今發心趣向此事先要立一片決定出生死心辦一片長遠不退之志視妄想業習奪我淨土牽我生死乃歷劫冤讎今定復我本有如越王志報吳讎二

十餘年卧薪嘗膽一念不忘方雪會稽之耻况生死煩惱戕害法身斷佛種性非直會稽之耻也如此切齒拚命一番最初要將從前所習文字語言即上大人丘乙巳亦須吐却不得存一字在胸中將從前一切妄想習氣一齊拋却一切功名家緣兒女之情一齊放下只教胸中空蕩蕩的了無一物更將身心世界內外俱撇單單提箇念佛的是誰話頭重下疑情如空中櫬子疑來疑去直疑到推車挂壁行不得處不可打退鼓從此更發精彩只管勇猛做將去如此用心自然久久迸出本來面目得見好消息若任軟

暖習氣放不下胸中惡物又被妄想所使夾雜纏綿枉費精神世俗中不能作人眼目翻爲咲具自誤誤人何益之有若真真做出一段光明令無量衆生發菩提心即此便是火裏生蓮華真奇特丈夫事也二子見老人發此大心故敢以真切語相厲其勉力尚之

示吳江沈居士

一切衆生皆以我執而爲生死根本以有我則有物物與我對則形敵生以我招敵則衆忤皆歸忤則爲其所惑矣故眼爲色惑耳爲聲惑鼻爲香惑舌爲味

惑身爲觸惑意爲法惑惑則擾擾則乳乳則失其正
既失其正則被所傷者多矣世之人皆爲其惑而不
自知爲其所傷而不知痛愚之甚矣且將以爲資我
也而又愛而執之取之又愚之愚者也惟有智者知
其不我益也故遠而避之苟避之不若忘我誠能忘
我則於衆敵猶夫衆箭攢空則無可寄矣子志道者
試從此始

示王子顥

若論此事人人本自具足不向外求諸佛出世無法
可說但只說破衆生自心妄想顛倒之夢耳達磨西
來爲二祖安心只道箇覓心了不可得由是觀之佛
祖何曾有實法繫人耶今之學道人不向自己本分
上求但只將佛祖言教玄言妙語蘊在胸中當作實
法及至身心病苦與目前逆順境界定爲所轉作不
得主宰如此不知過在何處以一向直在幻妄身心
境界上作活計所以從生至死未曾一念返覺自心
本來面目古人斥爲虛生浪死者此耳由不覺自心
本來光明廣大但認四大妄身六塵緣影之妄心以
爲我有由其不覺故不知其病根所在以水火相違
四大交攻是爲身病妄想攀緣愛憎取捨是爲心病

然身病藥石可治而心病則無藥可治佛爲世醫王
及調治衆生心病種種方便究竟單以覺破妄想無
性爲回生妙藥以一切病皆從妄想顛倒而生是故
覺妄乃治本之要藥也良以吾人一向不覺故隨妄
想所轉逐境漂流起惑造業甘受諸苦而不自知至
若有能知苦求出離者而不知出苦之要依然墮在
妄想窠中此爲以苦捨苦何有超脫之時耶爲今學
人要求安樂法門先須識破身非我有但看父母未
生前何曾有此血肉之軀及四大分離卽今此身更
向何處安立如此時時觀察久則忽然一念覺破卽

不爲此身所苦是爲治身病之妙藥一切病元皆從
妄想心生只須日用念念觀察凡一切善惡念頭起
處卽是病根發現直須當念着力就在起處觀察着
他畢竟從何處起畢竟是何起滅及至妄想滅時定
要追察畢竟滅向何處去如此追究到起無起處滅
無滅處是謂起滅無從則心鉢安然得大自在如此
把斷要關則前後不續中間一念自孤卽此一念獨
立處久久純熟則妄想病根自拔一切心垢亦無地
可寄矣是爲治心病之妙藥也以吾人自心本來離
念若知離念一着則日用應緣動作云爲自然不被

妄想欺瞞本軀念念現前縱有一切逆順境界自然如湯銷水應念化成無上知覺矣如此善覺自心便是出苦要法情根既拔又何病苦所攔心耶此箇法門不是向人求覓得的只在學人眞爲生死要拔生死病根下一片鐵石心腸是爲自己本分事殊非世諦身外功名富貴之事可比也世人祇知求身外功名不知求自己聖人云古之學者爲己政謂此耳子顯切志向上事但差在言語文字中求不知向自己心地上求以自心妄想已是病根又將他人言語把作實法是謂重增一重障礙耳從今但直覺破自心

妄想不被牽轉但看妄想起處決不可相續佛言狂心若歇歇卽菩提勝淨明心本非外得如此用心不退卽此現前自心便是大安樂解脫法門矣捨此更於何處別求玄妙佛法耶老人因請益諳其名曰福覺以其覺乃第一無量之福也其勉之哉

示沈旅泊

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人物同稟而人獨靈於物者以其能知能行故耳是則人爲萬物之靈而不自知有猶失物也知有而不能行亦物也卽行之不決不決則不至不至則與不知不行者同亦猶失物也嘗聞

魚聽法而生天龍聽法而悟道此乃一聞便悟頓脫生死之苦而人不能者是又不若物之靈於人也由是觀之佛性平等人物不二無情尚乃同躰況有情獨靈者乎苦於不聞道又苦於既聞不自信幸聞而不信不信則與木石無情等也昔有至人呪枯木而生花石聽法而點頭然人不信道則又不若木石之易感也何哉其所患者信不篤志不猛耳信不篤則不決志不猛則不能行是故人之既幸聞道故信要篤志要猛行要力行不力則非猛志不篤則非信斯則又以志爲前茅也古人云學道先發一片長遠決

定之志滿拚盡命一生乃至十生百生千生以至長劫直至成佛而後已豈可以軟暖因循朝勤夕怠一曝十寒望其成就乎旅泊居士沈豫昌以夙種善根生十善之家居富貴之室以菩薩人爲父母以善知識爲眷屬以同行同願爲奴僕以慈力示現爲兒女而身處其中如青蓮出水挺挺淤泥而不自信其清淨本有不染之性且又蚤遇明師示出離要道此何等善根具如此難得之勝緣勝福豈於一佛二佛所種善根可能耶既發信心修諸福德事事如意信手取足不假他力卽以遶宅湖池約數里許所養之魚

稱湖沙數若計利則歲可千金而一旦放之不值一
唾此較尋常以錢市生而放者卽百年未可爲比是
作福之大且易也如此且聞初請藏經過蘆洲而滿
蕩之魚夜乘紅光而盡生天此與囊泉濟涸者信倍
無量是所度者多且易也其於諸道場在在檀度爭
先是所遇者勝且廣也但以行道不力爲愧請益老
人老人因示之曰是誠可愧者矣何也以外施爲易
內施不足是捨心不若捨物之易耳雖然亦丈夫所
難也良由歷劫生死情根深固難拔非發大勇猛決
烈之志求其如法修行實非易易若老人正眼視之

固不難耳居士諦信誠能以物觀身則身易輕以身
觀心則身易忘以心觀情則情易折以情觀性則性
易明以性觀念則念不生念不生則道在我而不在
物矣如是則與池魚之望法影而頓脫生死何以異
哉如是我說人不如物則又落第三第四義矣居士
能信之乎苟能信不疑則居家而亦非家卽世而能
離世則一切資財眷屬皆人如幻三昧矣如是又何
道之難行情根之難拔乎居士欲入毘耶不二法門
當從此入

示顏福堅

佛說世間無一法可堅固者謂無常苦空無我等法如夢幻泡影速起速滅無常生死敗壞之法皆如是也唯有佛性種子雖在生死之中歷劫不壞是真堅固世人錯認無常爲常是以不堅爲堅名顛倒見然顛倒之根乃罪惡之性也何福之有今一念返醒於無常生死法中發心願求佛性種子則能捨不堅之財易堅固之法財捨不堅之身命而求堅固之慧命此乃出世之福福之大者是故就汝歸依之心諂其名曰福堅只欲發此堅固之心所謂自求多福耳豈虛名足尚哉

示顧汝平

汝平侍紫栢老人最久深領其心昔余被難繫囹圄中以書覆紫栢時汝平侍側卽以書付之囑曰執此他日必有見面之時以此爲左券越二十二年丙辰長至月余自南嶽來雙徑赴紫栢入塔之期適汝平迎余松陵至陋巷顏生生宅因禮請益出此卷見紫栢手澤及余昔日書嗟乎法性海中聖凡出沒如大海之漚起滅無從去來無所卽死生夢幻於湛寂中了不可得且余昔之死也不死故今之生也非生不死不生湛然一際是知紫栢今之死也豈真死哉手澤

宛然法身常住觀此則千古一時長劫一瞬又可以
常情測之哉故昔紫栢視今日如眉睫余今見紫栢
當日之寸心耿耿孤光昭揭如日月既生不以形骸
隔又安可以幽明間哉佛言觀彼久遠猶若今日由
是觀之不但余與紫栢如巨海之漚卽一切聖凡若
空中電影耳如是又豈可以世之窮通得失逆順境
緣而求龜毛兔角哉汝平久入紫栢之室於此一際
平等法門必若入大海浴使百川之水浸透遍身毛
孔耳紫栢老人或未拈及此故余特爲點破令其自
信此法得大受用其或未然試向父母未生前着眼

看覩久久當知見余與未見時無前後際也

示顏仲先持準提呪

在家居士五欲濃厚煩惱根深日逐現行交錯於前
如沸湯滾滾安能得「一念清涼縱發心修行難下手
做工夫有聰明着教不過學些知見資談柄絕無實
用念佛又把作尋常着不肯下死心縱肯亦不得力
以但在浮想上念其實藏識中習氣潛流全不看見
故念佛從來不見一念下落若念佛得力豈可別求
玄妙耶今有一等高慕異的聞叅禪頓悟就以上
根自負不要修行恐落漸次在古德機緣上記幾則

合頭語稱口乳談只圖快便爲機鋒此等最可憐愍者看來若是真實發心怕生死的不若持呪入門以先用一片肯切心故易得力耳顏生福持問在家修行之要故示之以此觀者切莫作沒道理會以道理誤人太多故此法門尤勝叅栢樹子乾屎橛也

示嘉禾楞嚴堂主

經云佛種從緣起所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是知法界以緣起爲宗諦觀世出世間未有一法不從因緣而起者惟楞嚴古剎創自唐朝嗣因長水疏楞嚴於此其來久矣以當王城闌闔之中向爲力者

所侵僧以羸弱故不能守而恢復之功固亦難矣何幸天生五臺陸翁於此土翁受靈山付囑生以護法爲心而有達觀禪師乘時而出且與翁有大因緣一見心相印契卽議欲復之而荷擔者難得其人適有密藏開公乘青衿出家依達師爲入室弟子公有幹濟才聞有復楞嚴議則全身荷之維時禪堂以延十方乃議刻方冊大藏以廣法運實資始乎此刻藏既行復蒙 聖慈頒賜大藏以光其寺而大殿未有成也不幸開公隱去而未卒業五臺翁已下世何所望乎豈意郡守蔡槐亭先生至則一旦而興起得包心

絃居士爲之領袖毅然而鼎建之一時人心翕聚如響不期年紺殿巍巍金像晃耀何其偉哉揆之重興之議幾二十年而開公已去達師已化其機似乎息矣何蔡公一至而頓新之豈非時節因緣哉事故有不思議者存焉余與達師爲法門心契其所建立凡爲法門者靡不休戚相關所聞楞嚴旣復哲人已往而守之者實難其人及余來雙徑爲作達師茶毘佛事回過楞嚴觀其規模弘敞真塵中淨土其禪堂精潔誠幻海梵宮及見主者林公其人端莊循雅忍辱慈和實可謂鼓林之領袖也嘗竊悲夫五濁惡世佛

親付囑菩薩尚不敢涉此利生而況博地凡夫乎以林子之端雅故見者無不敬以子之慈忍故歸者無不悅以人皆敬皆悅之心成未圓未就之事如順風揚帆而行安流其到彼岸也復何難哉其子所願建佛閣山門者將見一彈指之力耳余謂獅絃將絕響矣而幸有子繼之亦因緣所屬耳唯在子堅忍不拔之願力以守難成不易之道場將爲無窮不朽之佛事其大法流通卽子之心光所遍也又何以不堅血肉之軀而爲三寶所惜乎

示東禪浪峴耀禪人

有引

金沙東禪寺爲太史念西王公之所建也以浪崖
耀公王之適聞老人有紫栢大師未了因緣將有
東南之行乃忻然喜曰某生平嚮慕大師今有歸
矣於是遍告檀越宰官居士同心壹力致書特專
嗣南容公來請公拈据經營安居竭心殫力將爲
老人休歇地九月旣望老人適至入門見其精誠
無論叢林之嚴整大衆之清肅卽觀所設清規專
以背誦法華爲業期方七年而成誦者三十餘人
此希有之事蓋公願力所持也且公潔身處衆滴
水不私老人歡喜讚莫能窮居無幾何卽徃徑山

茶毘紫栢設吊雲棲緣畢將歸匡廬營鳩巢長揖
人世矣公懇求老人意未能已臨別貽此示之曰
法界性中安有去來之相耶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
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第智眼未開情塵
斯隔故離合之見關心聚散之緣繫念非夫達三際
不遷十方靡間者未易臻其無二之境也且法華以
實相爲宗過去之多寶現存卽今之釋迦不滅常住
一心永劫不昧大通王子之因直至於今燈明授記
之緣法爾現證由是觀之安有纖毫遷訛之相耶試
觀白毫一光洞照無礙則一切聖凡始終因果居然

目前卽老人之去來猶長江之皎月東西各行而本月湛然苟一念純真則心光交徹其無以世諦恒情以作生死常見也願公以法華三昧究竟未來卽與老人眉毛厮結同歸實際長劫相依久遠不離又何區區於幻化空身水月鏡像妄生彼此之念耶老人行矣公其勉之

示金福信

孟軻有言養其大者爲大人世人固陋而不大者蓋不知其所養也以吾人佛性種子本來光明廣大而爲四大幻妄拘碍是名我障以執假我而障蔽真光

也真光旣蔽則我執愈堅我執旣堅則將現前聲色貨利虛幻境界皆取之爲我有嗜之爲我所受用愈取愈着愈着愈迷迷則罪增福謝是不信自心之過也古德云禪定智慧之樂非世間五慾之樂可比所以信心而爲福之大者其於苦趣沉淪貧窮無福者皆不信自心所致也金生福信則信心爲福福無可比所以世尊稱兩足尊者以慧足則福足以念念智慧明見自心照破煩惱則罪消福至故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此則心外無法金生用力於此當是人中最勝樂事若諦信自心本來無物則不被物欲情

塵所誘而清淨恬怡之樂又非世樂可比也可不勉
施

示王聖冲元深二生

佛性之在人如水在高原有穿鑿者無不得之良以
吾人煩惱根深愛憎情固不啻高原之土也苟能力
鑿深求施工不已務在拔煩惱之根裂愛憎之網則
法性淵泉源源不竭溉靈根而沃智慧之芽不唯道
果可期且將濬潛流而潤焦枯普益人天而歸法海
涓滴而與渤澥同波者此豈向外求之耶特吾性分
之固有耳聖冲元深昆季久入紫栢之室哲人往矣

恐性水清流不無雍闕老人適來而爲疏之今則開
發源頭從此永無枯竭矣其無以煩惱乾土投而濁
之也

示孫說白

無明生死根株只在現前一念如人周行十方盡生
盡力而不已者將謂已涉千萬途程殊不知未離脚
跟一步也是知歷劫妄想遷流生死輪轉實未離當
人一念耳若能日用現前見聞覺知念念生處着力
覷破生處不生則歷劫生死情根當下頓斷其實不
假他力也佛說狂心不歇歇即菩提豈虛語哉今老

人指示父母未生前一句着力參看他日當有自信之時也

示姜養晦

姜生少年英發骨氣不凡非靈根夙植般若種子深厚者未易得此美質也幼稚曾見紫柏大師卽命之曰信光意謂性具般若之光也適叅老人請益殷勤因字之曰養晦蓋吾人日用見聞知覺皆智光煥發第被無明蒙蔽變爲情識故暗而不彰苟能自信本有真光不昧於現前境界愛惡關頭昏闇之中而靈光獨耀不被情根之所蒙蔽是於晦而能養則光牀

愈明而真元可復矣用其光無遺身殃姜生牀此則廣大光明當發現於動作云爲之間至其功名建立皆不朽之盛業矣豈可自昧而不信耶但在我慢幢摧則光明自露耳

示沈止止

學人苦於不聞道聞而不行是自棄也語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此力行之驗也沈生止止少年切志向道且幸有聞但行不力耳其不行者在無決定志竝無他故請益老人因示之曰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則不入與其不入不若志歸

一也古云學道志當歸一久而不退他日必知妙道
所歸然處世道之常其事終難得一吾所謂一者一
其志耳唯今既知參究功夫即將所參公案橫在胸
中不論閒忙動靜迎賓待客日用云爲一切處提撕
不得放過放過則被境擾擾則生厭厭則但有求閒
之心而無念道之心矣豈不當面錯過是誰之咎耶
心志歸一則百事可做但辦肯心必不相賺若取捨
情生則動靜難一而居家入道終絕分矣凡用心處
只在念頭起處着力起卽看破看破卽當下潛消更
不相續被他掉弄此是參究訣法故曰箇難於易爲

大於細此正易處細處下手便覺省力若捨此更待
閒時靜時方做工夫如此則盡此生無入道之時也
沈生但就一念上做不必向外馳求卽禮佛持呪也
只在一念信力上做總之種種方便皆是攝心之法
耳知此捷法可以坐進此道沈生試閉門獨坐時看
透卽將靜中看的移向應緣處久久自然動靜一如
閒忙不二也

憨山老人夢遊全集卷三終



江州佛弟子左春魁同男左克勤發心刻
懃大師法語第三卷計字貳萬貳千三百五
十個該銀壹拾壹兩壹錢柒分伍釐
五乳峯侍者廣益編對 海陽鄭一相書
崇禎己巳年夏日匡山木石庵識

河津